皇清經解續編

12
698
297

穀梁補注三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三桓公亦惠公子隱公弟也惠公嘗立之爲太子史記名允一作軌與世本同母亦曰仲子以桓王九年卽位

元年春王正月補曰舊本正月二字退在下經公字上以王字隣句此以傳合經者之誤今移而改正之或幷皆以傳文隨句散附與公羊附經之例凡經一事有數句者嚴可均辯之甚明故今亦仍舊例桓無王補曰謂立之道必受國於王若桓初立便以見治故詳其卽位之始以明王者之義其曰王何也謹始也諸侯無專文無王其曰王何也無專

實有桓弟弒兄補曰音義曰弟殺本亦作弒下及下注同案今皆作弒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補曰定正也安也若宣王殺討賊以止亂百姓蓋官民之通稱伯御更立孝公是救止也謂去除也諸大夫國人共除賊也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

爲爾補曰以爲無王之道遂至於此故文無王也必於餘年先釋無王之文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補曰治討也此申足上謹始之義而特書王故傳欲申謹始之義而正曰謹始也又曰所以正隱也桓之書王曰謹始也又曰所以治桓也文意一例以明二字爲兩篇大要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王之道遂可以至此孔子所以懼也稱王治之以大彰天下有王之義此所以爲天子之事而亂臣賊子懼也內之變甚於外桓之罪重於宣故於桓特文以著義明其餘皆從同矣傳與孟子合是聖門所傳如此春秋經世議而不辯此其成而亂賊懼懼王治之也春秋之初以無王之道始於桓也春秋天子之事則以王之冒全書大者疏曰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爲不書月不得書王桓初卽位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月不得書王桓初卽位若已見治故書王以示義二年書王痛與夷之卒正宋督之弒宜加誅也十年有王正曹伯之卒使世子來朝王法所宜治桓也十八年有王取終始治桓之法故隱之始有正桓之始有王桓之冠兩篇而冒全書者也公羊但知隱十年無正而不能言其義孟子於桓篇之義則深有合爲世衰道微但據春秋之初以無王之道始於桓也春秋天子之事則以王之冒全書者言也知我者惟春秋公羊所謂堯舜之知君子是也罪我者惟春秋公羊所謂其詞則某有罪又謂士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已之有罪是也

公卽位杜預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卽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卽位之事於策補曰何休曰卽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文燕案左傳曰晉悼公卽位于朝○撰異曰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段玉裁曰古文經者左氏古經也繼故不言卽位正也故謂弒也補曰弒者繼故之訓

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哀痛之至故不忍行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弒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推其卽位之禮補曰雖實卽位而不言卽位明其有不忍心子弟同義故兼言之亦以容桓

無恩則知與弒也此明統例耳與弒尚然況親弒者補曰疏曰桓是親弒之主而傳論與弒之事故知傳意本明統例耳文烝案注疏非傳意弒逆之事非一人所能獨爲與弒卽是親弒故於桓曰與聞乎弒公羊曰與于弒公宣曰與聞乎故許止曰與夫弒者衞獻曰知弒皆同解也前見故後言卽位皆爲與弒之辭夫先君不正終而繼之者安然卽位無不忍心習其讀而深思之知其必與乎弒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垂衞地也傳例曰往月危往也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補曰何休曰桓弒賢君篡茲兄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文烝案桓公十餘會無不有月知舊史月日之文最爲詳備而君子有所去取明矣崔子方謂春秋之例以日月爲本此言深有見劉敞乃謂穀梁窘於日月之例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日月之例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唯俗儒見以爲怪異曲折斯其爲聖人之經也漢諸儒無敢議日月例者獨王充論衡謂穀梁公羊充妄言之彼無師法豈足據依

鄭伯以璧假許田 補曰以者重辭當從僖二十一年之例玉圜此會者外爲主焉爾鄭伯所以欲爲

文當作叚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麋信曰鄭以邴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十二諸侯年表鄭莊公二十九年與魯祊易許田三十三年以璧加魯易許田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 實假則不應言以璧以璧是易也非假也

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 補曰假可言易不可言故婉其文而爲諱禮天子不得自專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補曰申上意也許翰曰以邴近魯許田近鄭而以相與利則利矣而義不得凡情之所便而亂之所生春秋所謹也

無田則無許可知矣 補曰所稼曰田所居曰邑許者邑之名以田繫邑名無田知亦無邑矣諸言田如濟西汶陽自濟水龜陰濟東沂西皆繫山水名不繫邑者有田無邑也其繫邑者則兼有邑叔弓疆鄆田是也公羊以爲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趙匡改之云有邑稱邑無邑稱田趙說近之矣若然言田不必皆兼邑直言邑者卽皆以邑見田故疆鄆田之前直言取鄆是其驗也鄭以邴易許傳言無田則無許可知者明許下不須加言田以起下文也魯頌美僖公曰居常與許鄭君謂卽此許毛傳以爲魯西鄙當是魯西近鄭之地而公羊乃謂諱取周田以其近許而繫之許杜預從之夫邑自名許何關許國宜來劉炫之規

不言許不與許也 但言以璧假許而不

繼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也諸侯有功則賜田以祿之若可以借人此蓋不欲以實言補之若可以借人此蓋不欲以實言補也假許田可言假許不可言故亦婉曰不與者經不與得假也其文案左傳楚子重請於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是古者賞田之制以田不以邑之事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鄭竟內從天王巡守受命而祭也擅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補曰傳釋許連宿者先誡之辭文烝案泰或作大也言周代大典春秋猶有以見之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此與五經異義公羊說及何休注同鄭君據左傳以爲記所言大聘與朝乃晉文襄霸時所制諸侯自相朝聘之法也左傳又有歲聘閒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之文又有諸侯五年再相朝之文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十二歲王巡守殷國虞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撰異曰越公羊本亦作粵 及者內爲志焉爾補曰時鄭與魯會垂而去魯復因易田事志在結鄭故又會於越而盟也此與隱盟唐同與盟蜀盟宋盟皋鼬陳袁僑盟皆異重發傳者垂越地近時又相接嫌與盟蜀諸文爲類也盟唐盟越皆與上會判爲兩事不復書會而書及則是內爲志蜀宋皋鼬陳袁僑之屬書及者皆與其上會爲一非是罷會歸國復會而盟上書會而下書及自足見爲尊卑內外之常文非是內爲志矣用兵書及如公孫敖救徐亦承會文亦是也 越盟地之名也 越衞地也補曰盟地盟所期之地此越亦非國故又辯之傳釋衞越二文明後文會鄧盟黃會穀築臺辭秦之屬皆從此例故不復發傳也杜預以垂爲衞地越爲近垂地名王夫之謂垂屬宋顧棟高江永疑越當爲曹地

秋大水 禮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例時補曰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董仲舒曰水者陰氣也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情悲發則水出水災歷月而成故例時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補曰明以災書也張尚瑗曰高下言田之高下文烝案左傳魯弔宋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編錄補曰二語公羊同備四時而後謂之年編年而後謂之春秋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即論語云四時行焉是也洪

範九疇五行居始春秋之書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王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悉備焉故上律天時義之所重又案周之正月七月二至月也四月十月二分月也故漢志引劉歆云時以記啟閉月以記分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宋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補曰注二語本莊十二年宋萬弒君傳文傳於彼發以明例左傳稱督爲大宰宋六卿無大宰則大宰非卿非命卿卽非命大夫皆爲卑者卑者宜稱人弒君殺大夫非衆辭皆不稱人不可不目言之故從卑者以國氏之例也督本公孫後賜氏爲華若是大夫當書公孫督或追書華督矣與夷殤公○撰異曰督本又作皆字體之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補曰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辭公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可見魯史之舊

及其大夫孔父補曰孔穎達曰其君者督之孔父先死補曰說在下君其大夫者與夷之大夫

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邵曰會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補曰凡及皆以尊及卑君臣也夫婦也內外也主客也華夷也一也故特言春秋之義所以廣包諸文注未得傳意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補曰不立謂事不成公羊曰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是也左傳亦謂先攻殺孔父乃由督豔孔父之妻殺而取之啖助曰大夫妻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文烝以爲左氏好言婦女多采無稽小說爲之故華之傾孔也莒之入向也晉之討同括也齊之取讙闡也各自有其本末而皆爲鄙言褻語所亂此年既載奪妻事又言因民之不堪命歸罪司馬是閑謂扞禦補曰孔其所據之書不一學者詳之孔父閑也父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義形於色也特言此者明兩下相殺不志卽志之不得言遂殺其大夫又或當言遂其大夫今以閑故得志又得言及不言遂殺也呂大圭曰書及者以其與君存亡汪克寬曰若言遂殺則不見其爲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其說皆是也劉知幾以爲稱及則弒殺不分君臣靡別及宜改爲殺文烝以爲古弒字祇作殺異音同字故其辭得以相統說已具隱四年劉氏妥矣此句與上數句文意不相屬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補曰知見也言見之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補曰論君臣幷及父子者其事同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

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鄭君以爲論語云鯉也死者未葬以前也文烝案原仲夷伯皆此例說又見彼　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謂從也補曰注非也累之正字本作纍省作累戰國策纍累通用玉篇纍字有力僞切一音云延及也又曰累同上廣韻曰累緣坐也緣與延同義王逸楚辭注藥緣蔓也緣蔓皆延也傳言君之累之者謂督欲弒君延坐及於孔父以致先死也左傳引書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管子曰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劉績注曰及坐及也上言以尊及卑及者與也此言累之明凡殺大夫言及者又爲延及坐及之及公羊曰及者何累也與傳同也凡殺言及皆言累並無先死之事上也又曰以累桓也累及之累則爲先死公子瑕箕鄭父慶寅傳事事雖不同其爲延坐一也傳曰罪累累及許君也備侯累也皆爲緣坐延及之義正可與此相證而范乃訓累爲從何休說公羊以爲累而從君而死齊人語疏又引麋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弒皆失之矣孔廣森說公羊讀若伏生書甫刑傳又引反離騷之湘累李奇注謂諸不以大罪勿累勝於舊說又引此合下句字字爲義言以字爲氏也罪死曰纍則牽合之說也　孔氏　補曰左傳曰孔父嘉嘉名也孔字也父美稱也啖助以爲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說文已言之矣弗父何讓國四世至正考父宋君未賜氏族五世至孔父君命以其字爲氏故左傳亦曰督攻孔氏也史記敘孔子之先曰孔防叔防叔爲奔魯之始祖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也孔父嘉爲孔氏猶華父字督爲華氏父字謚也　補曰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謚稱連孔言皆爲字沒則皆無謚殷禮則然孔父之以易名自周法言之則謂之謚以字氏爲君命則以字謚亦君命矣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與左傳同鄭君曰因且字以爲之謚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鄭君曰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引左傳僖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與以字爲謚因以爲族當於謚字斷句而孔穎達哀十六年正義反謂鄭錯讀非也傳用殷禮竊意眾仲所述未必周制亦據周既有謚之後而言謚也孔廣森經學卮言說則異矣以爲王裒賦言謚爲洞簫謚本訓號非始於周特周始以行制謚耳殷法生有名死以字爲號諸王以十幹稱者皆其字揩之廟立之主配帝言之即謚也文王之父曰公季亦其比也周既以行制謚宋之君皆得謚於王而賜大夫謚皆以字自秉殷禮故有正考父孔父好父華父樂父碩父夷父之等疑他國亦本如是故左傳曰諸侯以字爲謚謂諸侯賜其臣謚之禮也魯謚夫子爲尼父一則以夫子本殷人一則尊聖人不敢以末世非禮之謚

穀梁補注三

謚之衞大夫有石駘仲駘字不見謚法蓋東周之初猶守禮典當亦以字爲謚者孔說未知是否學者擇焉范注甚不了疏申之尤誤又引舊解云三月既葬之後嗣君謚之使者以葬後始來故得稱謚又云或當孔父以字爲謚得據後言之二說皆泥於葬後之制且未思嗣君纂立不應爲先大夫作謚也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本孔子舊是宋人孔父之元孫補曰疏曰案世本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先孫者以元者親之極至來孫昆孫無疑辭意近上言祖下言祖也此或曰與後八年同言君死夫子亦必不稱祖名若盟會聘問之屬可準臨文不諱之例今此最隱痛之事不得斥名後篇四殺大夫皆不名由此處已有諱義也魯史本以孔父先君死稱字君子仍之又寓諱義然則史惟一意經兼二旨故傳備言之也○春秋因舊文爲一義相兼乃備嘗讀詩而益信凡詩有兩作者卽有兩義可明證者三焉其一左傳富辰論棠棣詩旣以爲周公作又言召穆公作召穆公亦云鄭君解之以爲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詞古也其二普卽至曰世之治也公侯扞城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兔罝一篇之文而以一章爲治詩三章爲亂詩明是互文錯舉也其三毛詩以關雎爲文王之時后妃之德魯韓詩則以爲康王房后佩玉晏鳴應門失守畢公作諷而觀論語夫子之言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上句謂文王詩下句謂康王詩則亦兩義兼用也劉向說苑稱傳曰詩無通故春秋無通義此類皆是也

滕子來朝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補曰此等多用杜預義疏曰周公之制爵有五等所以擬其黜陟今云傳無貶爵之文明降爵非春秋之義疏是也滕子薛伯杞伯杞子皆時王所黜曹之爲伯左傳所謂曹爲伯甸而汲冢穆天子傳有曹侯此穆王後黜爵之驗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也

以者內爲志焉爾補曰疏曰以者內爲志卽是以者不以者也又稱以重辭也范據之謂以有二義故疏云爾其實內爲志又別爲義與莊八年**公爲志乎成是亂也**以侯陳人蔡人同例則以有三義也補曰齊僖爲小伯注上句是下欲會者外也欲受賂者公也句當言欲成亂者公也受賂自在下文與此無涉且三國亦

皆有賂矣家鉉翁曰魯桓逆黨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深得聖人之意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羞惡之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鄫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鄫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尋理推經傳似失之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譏傳遂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江熙非也平訓成者字義也成則書成平則書平者經辭也自杜預始爲平亂之說以改鄭衆服虔成就之訓而江氏因之且議傳失既乖經例又昧傳旨矣范謂極言其惡徐謂指事而書說皆得之案昭二十二年傳曰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宋督弒與夷立馮事已成矣不得言亂今曰亂曰成之是取不成事之辭加之於桓也但文雖有加而意在誅惡乃是極言之無所遺漏所謂盡而不汙非苟爲加文耳論宋事則已成論內惡實欲成其不成此之謂內爲志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之類直著誅絕自是分明文烝謂此是經特增舊史文徐引袁七年傳字句微異

夏四月取鄫大鼎于宋補受賂無遺戊申納于大廟傳例廟周補曰左傳稱宋以鄫大鼎賂公言取者而引傳例者凡傳言內受賂之辭也衞寶譖取此不譖亦所謂內弗受指說諸侯相入之例今此言不周公也恐其不合故引例以明之文烝案例在僖二十五年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補曰以亂助亂以賂事祖非禮如是書不可遺總解會取二文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補曰其道猶言其義此解納字鄫鼎者鄫國所作宋後得之補曰疏曰何休曰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故鄫國有之以是爲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文烝案何說自有據恐未必爾共賂鼎補曰錢儀吉曰與文烝案經皆取之宋之辭者以是爲討之鼎故也成亂者

其實討亂者其名音義
引麋氏云討或作糾

大鼎也 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邾物從中國謂是大鼎補曰名從主人謂邾物從中國謂從魯言大鼎左傳稱吳壽夢之鼎孔廣森曰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亦是也文烝案此夫子用舊史文而釋其義公羊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傳聞未審也又曰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邾鼎則別爲一說尤失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 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補曰白虎通曰紀子以嫁女於大子故增爵稱侯何休曰紀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撰異曰紀左氏作杞

月何也 據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稱日舊史朝時皆具月君子略之桓內弒其君外成

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 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計

數至日以責宋賂補曰傳及注計字各本皆誤作討今依音義唐石經改正

已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爲非貪愚之甚紀不擇其不肖而

就朝之補曰疏曰桓雖不君臣不得不臣所以極言君父之惡以示來世者桓既罪深責大若爲隱諱便是長無道之君使縱以爲暴故春秋極其辭以勸善懲惡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某地補曰杜預釋例蔡地也公羊以爲鄧國賈服從之杜改之范注某字或作厶後皆同左傳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我入之也 不稱主名內之卑者補曰疏曰何嫌非我杞故發之文烝案此內稱人之文也陳傅良以爲內恆言大夫帥師帥桓帥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陳氏又謂於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於魯桓公凡是一國之辭於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於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氏之說亦已巧矣姑記之耳

公及戎盟于唐 補曰不日者蓋以桓既姦逆又與戎盟其事可惡故略之畝襄十九年傳曰不日惡盟也

冬公至自唐 告廟曰至傳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離不言會故以地致補曰注引例在襄二十九年傳告廟飲酒策勳書勞者至之事也左氏所據史例也喜其反者至之義也經例也注言離不言會故以地

致非也離會不致致者皆危之
危之故以地致例在定十年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桓會甚衆而曰無會蓋無致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
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補曰無致會者爲其不
足言會故曰無會也遠之者言春秋以爲遠也唐在竟內非
遠以其會戎則亦爲遠而可危故遠之以危之常例會夷狄
不致就本當致會故於常例所不致
者特致爲其文則從穀瓦頰谷黃之例其義則獨以危其遠
爲義與彼四
事又略殊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嬴齊地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衛地胥之爲言猶相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公羊爾雅
何休注皆以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申約言以相達
相爲本訓不歃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補曰相命即謹言爾雅曰誥誓
謹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戰國策韓非子知伯曰吾與二主約
謹矣此謂約謹其言以相告命而兩國之信已足曉達故不
盟而退經著此不盟之文以是爲近古故也傳多以信爲申
古讀信皆作申音此信之信注以爲申字
非也俞樾曰謹讀爲結公羊正作結爾雅之謹謂約謹約謹

卽約結一聲之轉廣雅勤也是其例文燄案表記曰信以
結之左傳曰言以結之讀謹爲結於義優矣古謂三王時隱
八年傳有明文注依周
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
善胥命而詩非
屢盟其心一也是必一
衛侯也江熙曰夫相與親比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
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胥命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
矣補曰注非也命令之事必有一人爲先而餘人後之先者
命之者也後者從命者也今此齊爲先實是齊侯命
衛侯春秋正名以順言不欲以齊命衛故以相言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郚郚魯地補曰此杜預下六年注其字作盛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撰異曰杞公羊作紀郚公羊作成○撰異曰辰汲古
朔也朔日食也補曰公羊同何休曰光明滅盡毛
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貞當也定四年傳曰
正是日囊瓦求
詩傳訓既爲盡爲終墨子經曰盡
之亦謂當是日既者盡也補曰傳例曰
莫不然也說文
曰盡器中空也有繼之辭也盡而復生謂之既補曰傳例曰
又有繼之辭也既亦爲有繼者

盡則復生有既則有又義以
相轉而相足此訓詁之理
公子翬如齊逆女翬稱公子者桓不以爲罪人也補曰桓所不
賊安死卿位不得書卒故從常例而仍史文後不書翬卒者紿君
曰如往也小爾雅曰如適也逆女前不見納幣事者或在卽
位前或不納幣或納而不使卿正月會贏左傳以爲成逆女
昏于齊則知其有異常禮疑其不納幣或不使卿矣
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履緰外之始翬
是內之初故重發傳以明外內不異文
丞案如者內稱使之文也履緰逆女以無使道不言使此言
如者逆女大典不可同於臧孫辰私行之文又不得與祭公
劉夏無別故不
言逆女于齊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
姜氏義本杜預得之公夫人讙魯地月者重錄之補曰注釋稱
女伯姬叔姬等稱字父公羊以爲父母之辭非也上下經文內
姜氏等稱氏夫家之辭又各繫於其君不待別之也仲子稱
字者既沒無謚辭窮也紀季姜亦外女稱字者與其上文王
后互見義一從王朝之辭一從其父母辭也王姬不字禮送
者別於內女也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女父不下堂補曰堂廟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祭門廟門
也閾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補曰閾門卽經書雉門諸侯之中
門也周禮祭義並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謂中門內
路寢門外之左右鄭君說禮誤也兄弟羣兼女兄弟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補曰
謹卽愼壘言之耳又愼者誠也靜也審也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補曰國語子夏曰婦
學於舅姑者禮也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
以備舅姑之用補曰士昏禮記曰庶母及門內施鞶鄭君以
鞶爲大帶也音義曰般一本作鞶申重也上送女踰竟非禮也
鞶囊男鞶革女鞶絲范從鄭義與先儒異先儒皆以鞶
所論禮皆謂壻親迎父母以女授壻時
補曰齊僖過寵其女逆不下堂之禮左傳例曰凡公女嫁於
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
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
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齊侯送女踰竟遠至于讙嫌會非禮之
而此會又似親逆禮所
人當有譏補曰注非也言公既不親逆
未有問經意無譏否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

可也爲親逆之禮補曰荅上問曰爲禮也猶檀弓云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明經意無譏也所以然者齊侯既以送女來至謹則公之逆姜氏而因會齊侯可既失於前猶得於後

夫人姜氏至自齊補曰公與夫人同至得禮異於莊故無公至文或從桓無致會例歟何休曰不就謹上致之逆姜氏而

者婦人危重故据都城乃致也孔廣森曰于謹己入國矣見宗廟然後致不言至自齊自齊來與往謹地而還歸者異何休曰月者爲夫人至例危重之

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親受之于齊侯也重在公補曰是公受之非翬以之親受則幾於親逆矣

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冕祭服補曰冕者以版爲幹三十升布覆之元表朱裏後高而前低故曰冕冕俛也王制毛詩傳白虎通古冠冕圖並言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其制蓋皆相似禮器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士三旒者天子之上士耳其中下士及列國之士則以爵弁當冕矣爵弁覆版略如冕故士冠禮記郊特牲說文獨斷公羊宣元年注並言夏收殷冔周弁弁者爵弁弁卽冕也爵弁雖與冕類但冕有旒垂前而低周禮五冕皆以旒數爲別爵弁則無旒而前後平故不得冕名而從銳上合手之稱曰弁又以

其如雀頭色曰爵又以其用韋不用布謂之韋弁陳祥道據周禮言韋弁皮弁荀子言士韋弁皆別無爵弁書顧命某氏傳釋名又並言爵韋弁故知韋弁卽爵弁也周禮冕服有六大裘而冕袞冕驚冕毳冕希冕元冕也以鄭君注言之九章曰袞謂畫龍也有龍山華蟲火宗彝畫以爲繢有藻粉米黼黻刺以爲繡荀子稱天子山冕卽此服也七章曰驚謂華蟲也五章曰毳謂宗彝虎蜼也三章曰希刺而不畫也一章曰元以其衣色言也若言其章則左傳晉士會黻冕是也說文解袞字云卷龍繡於下裳似畫刺皆在裳其上衣直元而已稱其衣曰元稱其裳曰衮驚毳希黻但衣之稱上得兼下故詩言袞衣毳衣黻衣荀子言黼衣而實則皆元衣也禮器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此略言之而元衣其所同也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純衣卽元衣其服也緇裳繒帶韎韐皆爵弁服尊祭也衣之用絲者獨冕服及爵弁服尊祭素帶其韠謂之韍諸侯卿大夫皆赤裳赤韍天子朱裳朱韍也冕而親迎謂元冕也士爵弁而親迎說文冕或作絻覓或作弁又作弁魯論語子見絻衣裳者見絻者古論語皆作弁文相似制相近明皆貴服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補曰夫子荅端木氏與大小戴記對哀公略同引之者明春秋貴親迎之意以明桓公親逆之非禮也

受較愈於宣成以夫人之文也古人愛厥妃必先敬其主妻者所安之主也以愛言也以敬言也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補曰昏事畢而聘也許翰曰自嬴之會至仲年來聘備紀姜氏如此謹昏義也春秋反復意有所致者不可不察也必有深誠其中故志文詳者矜其節也顧棟高曰曾嬴至爭皆爲昏文姜盟防至用幣三年中連書十三事皆爲昏姜志閨門之禍謹履霜之漸

有年有年例時補曰凡言有年者取禾一熟年之言稔也說文季穀熟也周禮以凶歲爲有亦一有一亾之例周禮以凶荒之政施惠而緩徵補曰五穀黍稷稻麥菽也周禮逸周書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魯當青兗無其宜者多耳或以麻易稻未是也不如其宜者多耳或以麻易稻未是無年五穀皆熟爲有年也雖有不宜者非全無也麻與桑爲類合五穀爲七賦也熟成也疏曰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不可繫以日月故例時文烝案有年時者十二月納禾稼畢乃書也書金縢言秋大熟未穫謂周十二月以前其下言歲則大熟乃據十二月猶詩言歲其有皆與有年同意此書有年宣昭元年傳所謂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也胡安國本孫復說謂桓宣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方苞曰書有年皆承歲稔也隱五年螟八年螟桓元年大水故三年有秋喜而志之宣自卽位後螽螟水旱不絕書故十六年大有秋喜而志之莊六年螟七年大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皆大水而其後不書有年者繼災之後稍熟不可謂有年久則民氣漸復雖有年不復書矣○黍稷之說夥矣程瑤田曰今北人呼黍子糜子黃米黃粱又呼穄子穄子其音如稷者皆卽黍也今呼高粱紅粱麤粱秫秫者卽稷也稷米麤所謂疏食者也今呼穀子小米者則粱也粱卽禾禾者粱之專名也文烝案程氏九穀考世所推重其言黍是也其言稷未盡是也禾爲黍稷稻既秀之通名說見莊二年非也其言粱及禾非也其言稷未盡是也禾爲黍稷稻既秀之通名說見莊二年注肉有如米者似星也周禮穀星也周禮文穀稷雪也釋名穀星也周禮注文互證皆言細小則稷爲今小米可知今之高粱當是稷中一種廣雅曰藿粱木稷也卽高粱也高粱高大如木故稱木稷既別之爲木稷則非稷之正種但玉蘂稷食菜羹實卽論語疏食菜羹所稱稷當爲木稷鄭君月令注引舊說稷爲首種今北人收穫黃米最先高粱次之是高粱最先小米次之黃米又次之穄又次之小米又次之播種則高粱小米並合首種之名矣若詩三禮左傳所謂粱者說文但云米名知其非穀名楊泉物理論謂黍稷之總名曰粱合稻粱好粟韋昭國語注曰粱食之精者蓋得其實故左傳粱與麤對猶毛詩粺與疏對矣楊泉又以爲粱稻菽三穀竊意黍稷之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春而言狩蒐用冬狩之禮蒐狩例時而
人狩于郜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也然則言齊人者所以卑公也公失禮也莊四年冬公及齊
不月補曰凡史書狩皆月也狩地知非以地遠譏何休云禮諸侯田狩不過郊孔穎達以
爲大野是魯狩常地皆未可據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補曰田者四時取獸之總名何
休引易曰結繩罔以田魚是也何氏又曰已有三牲必田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
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春曰田獸
於田補曰白虎通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曰苗因故曰苗補曰
此本仕預左傳注也白虎通曰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何休解公羊春
苗曰苗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任者毛即現字擇也秋曰蒐
蒐於農隙獮於既烝占書異說不可強同冬曰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補曰此亦本仕預也白

虎通曰守地而取之也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萬物已收故得以畢成言之文烝案春夏秋冬皆用當代制不從夏
時傳明經以非禮書也凡四時之田有田苗蒐狩猶四時之祭有祠礿嘗烝也失時失正而史書於策八者一也終春秋
不見書田苗祠礿者田苗禮儉蒐狩禮盛祠礿禮約嘗烝禮豐非禮之事必於盛且豐者而取備焉故或非時而狩或非
時而大蒐或非時而亟烝無有非時而田苗祠礿者也或值狩時而見舝於仇讐或遇嘗時而不緩其所可緩無有田苗
祠礿而蹈斯失者也凡狩二蒐五嘗一烝二惟蒐紅別見義若西狩則非狩矣孔穎達王制正義引鄭君釋廢疾謂穀梁
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得見孔子所藏之讖緯改爲三時田從春秋之制鄭與何休皆信讖緯以爲
是孔子之書後漢之妄說也孔廣森以爲諸侯制似取陽疏之義亦無徵也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補曰
事爲田非三時田也與禮注異命撾曰言唯其所先得則自以所得先後爲一二三之次疑下注上殺次殺下殺之說未
足一爲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補曰據一爲乾豆何休曰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
髑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二卿上大夫下大夫八士二爲賓客次殺

射髀落死差遲補曰何休曰二者第三爲充君之庖下殺中腸汚泡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腸腊汚泡充備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補曰何休曰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脾射之達於右髀中腸腊汚泡充備也案公羊王制毛詩傳皆有此三句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也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稱字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補曰公羊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稱伯者上敬老也老臣不名何以糾爲且字得之以伯爲老稱范用其說實未可據傳例天子之大夫皆不名耳左傳曰父在故名父在之義與老臣之糾爲名孔穎達引鄭箴膏肓云名一名字徐彥因謂渠是名要者十四年傳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明此亦爲世遠之故仍史之闕以示傳疑傳於彼言之則此可不發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補曰前正與夷後正終生此須正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補曰稱春秋以包全經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死而得何休不正者以二日爲變文不復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辟病潛行補曰公羊曰恢也甲戌己丑之日亾己丑之日死而得何休曰恢者狂也齊人語此注辟病謂辟易之病卽狂也惠士奇說死而得死讀爲屍謂得其屍也案傳明此仍舊史從赴之文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過我則書例時補曰注據下冬傳也疏曰紀在齊東鄭在齊西北鄭欲如紀則直過齊何以二君並得過魯蓋齊侯出竟西行而逢鄭伯遂與至紀途過於魯故得記之文烝案如者朝也左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杜預曰外相朝皆言如案外相朝言如者略之以別於來朝之文從內朝外之例凡過我則有借道之禮故或得書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任叔天子之大夫補曰未知爲上爲中○撰異曰任左氏公羊作仍孔廣森詩

聲類以爲冬浸蒸三類古通用故仍亦作任而戎菽謂之荏菽戎菽與荏通荏當音仍集韻戎茸引史記風大雅仲任爲本句韻張壽荼引索隱曰地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銓錄具也王念孫曰詮者論之具也字亦通作譔錄者記之具也凡言之者緩辭此錄父以使子明之亦緩辭何休所謂辟一人也武氏子雖未爵父沒爲大夫矣不得錄父故無煩緩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補曰稱君以使而所使之臣無姓氏名字是微之緣父以使子是著之其辭如此者明不正其父在子代仕也疏曰闇劣苟進止是二譏而言參者舊解傳言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是刺其父之不肖而令苟進更又刺其君臣故曰參譏之或以爲參者交互之義不讀爲三理亦得通文烝案公羊曰父老者致仕之謂葬陳桓公補曰葬時正也例在成十三年傳

城祝丘譏公不脩德政恃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補曰稱人者孫復以王親自伐鄭爲眾辭文烝案傳例公與諸國大夫會盟大夫悉稱人明或公會諸國卑者則同文也王與諸侯並在焉猶公會諸大夫也王與諸大夫並在焉猶公會諸卑者也今此三國稱人蓋蔡衛皆君而陳佗使大夫逼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等爲大夫而齊人爲卑者澶淵之會晉人爲大夫而宋人爲卑者也服虔以陳亂無君而決三國皆大夫未得稱人之旨呂大圭謂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大夫稱人其言是也謂三國皆諸侯則未盡是也不言天王者趙汸曰凡言天以其無上故王不在辭端凡言是天以其無上故王不在辭端則不加天文烝案此亦所謂致甚而不黷公朝于王所亦同也以王配諡本無加稱舉從者之辭也若王命諸侯伐鄭書從王命者三國也補曰疏曰糜信曰舉從者之辭謂解經稱人也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范以二者不通故爲別解謂若王不親伐文烝案范是也以王文親於伐鄭之上未嘗沒其事之實特其屬文爲舉從者之辭謂以蔡衛陳主其事不以王主其事孫復以爲不使天子首兵是矣若不欲爲舉從者之辭當先言天王伐鄭而後言蔡人衛人陳人從如河陽先言王守後言朝是則以王主其事左傳稱王以諸侯言以者豈史之舊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諱自伐鄭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鄭姬姓之國冀州則近京師親近猶不能

服則疏遠者可知補曰徐邈云新鄭屬冀州案爾雅兩河閒曰冀州新鄭在河南不得屬冀麋信云韓哀侯滅鄭遂都之韓故晉也本都冀州亦得以當時言之遂以目鄭然則代鄭時未有韓國何得將後代之事以爲名韓侯從冀州都鄭亦不得謂鄭爲冀州也葢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古者天子之常居鄒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王引之曰士冠禮注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曰爲天子病矣公子病矣此類以由己羞之者言也曰公子病矣此類以爲人羞之者言也徐邈於襄八年傳注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於哀九年傳疏又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踳矣文烝案此言同姓之親冀州之近猶且不服以爲是天子之羞辱故婉其文而諱親伐也春秋之義至是而止伐而後服在所不論若左傳所載戰于繻葛師敗王傷彌不可道矣○趙鵬飛曰親征非平世之事也武王創業則親征宣王再造則親征成康平世不聞親征有大司馬之法在也

大雩雩者旱祭請雨之名傳例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月雩正也時雩不正也禮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補曰秋不月者七月也傳例在僖十一年成七年爾雅曰舞號雩也何休曰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君荅臨碩難周禮引董仲舒曰雩之言吁嗟也賈逵服虔杜預皆曰雩祈膏雨賈又曰言大別山川之雩葢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何休曰不地者常地也鄭君論語注曰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說曰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故其罰常暘也何休曰旱者政教不施之應

螽禮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補曰劉歆說五行傳螽爲介蟲之孽何休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釋後皆同螽蟲災也蜤螽之屬補曰異方之語唐亦作蠈蟲云蜇螽蜤螽楊雄方言云春黍謂之蚣蜤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璅瑁文爾雅又有蠰蜤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也文烝案說文曰螽蝗也爾雅阜螽草螽析螽蠰螽土螽李巡以爲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唐甚則月不甚則時補曰疏曰重發石經初刻蟲上無螽字非正故不月螽災與之同不月嫌其甚而不月故發以明之文烝案螽時者亦皆七月也災在八月以後則甚七月則不甚唯文三年秋雨螽于宋甚而亦時彼以外災特志又加言雨足以別之矣此七月得雨書雩災不甚可見前發螟例此

發螽例疏
未得其意

冬州公如曹補曰董仲舒曰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文烝案曹小國而州朝之公非本爵明矣稱公者明其從此失國爲寄公知是古之常稱此言如下言來皆不言奔故稱公以起之左傳謂之涪于公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例因史例也**過我也**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補曰注以過我即下寔來又用何休爲下張本之說皆未分明如曹者州公本意也書於冬者是冬過我也正月又言來者以過相朝也過我當書以過相朝亦當書疏曰齊侯鄭伯如紀無寔來亦言過我者不必悉有下事此因有下事故以相發明其齊侯鄭伯直塗過於魯不入國都故不言寔來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來朝例時月**寔來者是來也**補曰公羊曰猶休曰不錄何等人之辭爾雅曰寔是也杜預曰寔實也案覲禮曰伯父實來鄭君注今文實作寔左傳曰鞏伯實來子皮實來即段實往外傳亦曰叔父使士季實來左氏書古文也杜讀從之說亦可通但今文家訓是自有所受不可輒改毛詩寔云有也此二訓之異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也韓遠補曰此注尤不可曉傳意自明也上冬傳及此傳皆與公羊同公羊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簡慢義同畫化聲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然則畫者魯人語也簡言之者謂言寔來不言朝也畫者即下句以過相朝是也俞樾曰傳與公羊略同惟公羊於化我下不置一辭傳又申之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於是其義明矣蓋諸侯惟過天子之國必行朝禮成十三年公羊傳所謂不敢過天子是也若諸侯之於諸侯本非臣屬但須假道不必相朝而州公乃以如曹之故道出魯竟遂行朝禮朝不以禮與無禮同故謂之畫我化我何休行過無禮之說必有師承又謂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則大非傳義矣文烝案俞說是也俞又謂左氏與公穀絕異今案左傳曰冬涪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蓋左氏讀經不審以爲上冬自州如曹今春又自曹來魯於二家言過言畫言化之旨皆不得通唯解來字亦爲來朝而不復國之說足證明公爲寄公之義並可依用其留曹留魯則無以言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郚○撰異曰郚左是相過去朝

秋八月壬午大閱補曰孔穎達曰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例不書公比蒲昌閒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城內此亦當在城內文烝案孔言未必田獵不爲決辭準諸此傳不田明矣**大閱者何閱兵車也**閱爲簡練補曰左傳曰簡車馬也公羊曰簡車也今本公羊車下衍徒字孔廣森曰閱義如伐閱之閱簡義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撰稽大役曰抱磨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脩教明諭國道也脩先王之教以明達於民治國之道補曰言此固治國之道也所以起下二句平而脩戎事非正也邵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脩之補曰周禮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鄭君曰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文烝謂因田習兵每歲四時行之因田習兵又大加簡閱疑當如何休說以爲三年一行三年一行亦國之常史例不志今魯屆三年之期不因田獵以行此禮輒於城內行之故特志之而經因以見非正**其曰**蒐閱例時補曰注以爲崇武因蒐以推閱也

故謹而日之補曰崇重也時史見事有異故特志之又日之君子從而取義如此**蓋以觀婦人之也**補曰觀示也婦人夫人也古文孝經傳曰蓋者幸較之辭劉炫曰幸較猶梗概也推傳此言疑夫人自桓時已與聞國政爲後來出會如師之漸桓既從妻所好他年國外簡閱或與俱行爲後來其會共如之漸茲因子同之生將及月辰故夫人不出特行事於城內以悅之耳於說似奇於情或得家鉉翁曰時當淫姜嫚豔之始穀梁必有所本也

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四夫行故匹夫稱之也補曰庶人稱匹夫匹偶也言其夫婦相偶耳人君而匹夫之爲其有匹夫之行**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憲獵**補曰說文曰喜樂也憲說也顏師古曰喜下施心是好憲之意音虛記切說文又曰嗜憲欲之也太元元衝曰務則憲又曰窮無喜憲即憲省而與喜別急就篇勉力務之必有憲記反板本皆不誤惟唐石經誤作皇象不誤他本皆誤此傳音義亦虛田總名爲獵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取之名也**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淫獵謂自放恣遺失徒眾補曰是所謂匹夫行也傳聞之誤遂以爲姦淫公羊似此者多

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補曰蔡自殺匹夫陳侯耳不殺陳侯**何以知其是**

陳君也 補曰此知字訓見問於經文何以見之 兩下相殺不道 兩大夫相殺不書春秋補曰注言兩大夫是謂卿與卿相殺傳云兩下不必兩者皆卿兩下者別乎君殺大夫及眾殺大夫之辭猶言兩臣也兩臣相殺苟非矯王命殺世子事涉重大則皆以不道爲常不道者或是經例因史例或專是經例未能定也此蔡稱人本是眾辭稱人而不言殺其大夫則則雖是眾辭之例而實爲兩臣相殺常例不道足明陳佗爲陳君也其不相殺之文以兩臣相殺常例不道足明陳佗爲陳君也其不人戕繒子于地故決之

地於蔡也 繒書地今不地故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桓公嫡子莊公補曰青史氏記稱王大子生而泣繼以卜名而依內則凡子生命名皆在三月之末則此書名者史追書也不稱世子者賈逵杜預皆曰書始生也案禮士冠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疑故志之 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疑非公之子補曰案左傳莊公母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彼時莊年已十三次年而卽位人共見之無所可疑其所以疑者時謂姜氏未嫁已亂其兄史記齊世家劉向列女傳鄭君詩箋皆有其說此致疑之由也君子案史記既書夫人至又志子同生使習其讀者知夫人嫁魯四年而生子中閒無如齊出會之事則文姜雖惡而疑可釋矣內則說大夫士生子夫告宰名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以是推諸侯之禮魯史書生必不止此君子於此獨存之其爲以疑特志不亦明乎朱子及張大亨高閌趙鼎程端學郝敬近儒顧棟高方苞牛運震洪亮吉張應昌皆發明穀梁之義而惠士奇言未嫁私通最得之楊疏亦知未嫁私通乃謂此四年中齊襄仍往來所以可疑不謂志以破疑反謂志以見疑誤會傳意其言鄙倍且齊世子何嘗來魯夫人何嘗往眞無稽之談也○杜預曰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杜意聲姜爲文公母左傳無明文聲姜又未知何年所娶左傳雖以定妣爲定公夫人而定妣爲哀公母亦無明文亦未知何年所娶又以傳載公衡事推之則成公非穆姜所生又傳於此云以大子生之禮舉之則如文篇不書子惡之生或是未嘗備禮杜說未審信否依杜亦得兼通史雖唯有此文君子自取疑義明不當疑也張應昌以爲聖筆第存其舊而自別具妙義是也朱彝尊曰易萃以黃易嬴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文斯疑者益甚耳

時曰同乎人也 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補曰范解同乎人本左傳徵舒似女亦似君之意案山海經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郭璞曰同猶通言淫之也或當依彼作解因其名同謂是姜氏同通乎人所生毛詩序曰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是當時齊魯之人有此語申上句疑字意也左傳桓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杜預曰謂

同
日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同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

丘當繫邾疾其以火攻也不繫邾不目咸丘矣今疾其伐邾不目咸丘矣今疾其繫之國也凡書紀邾鄫鄧邑滅邑悉不繫國常文也蘇轍謂邑有常處不待國別而知其說是也故不言邾由於言咸丘言咸丘則由於疾焚也經辭有體而皆相貫傳文甚簡而有所包當以此意讀之疾猶惡也何休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杜預以咸丘爲魯地焚爲火田左傳中兵事言焚者多矣杜非也又失時月日之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據隱十一年滕薛來朝不名失國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補曰注用曲禮文上句亦見襄七年二十五年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據文十二年邾伯來奔不名補曰疏曰邾伯與穀鄧並與常例違故據之以相決何則邾伯不言名而云來奔穀鄧書名而稱朝二嘗以相反故特據之

日也待之以初也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補曰注待之以日也初用公羊也言前者嘗以諸侯之禮相接今雖失國託寄於我我猶以諸侯待之而用朝禮故言朝此史文之舊君子所取也何休曰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又據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寓公不繼世論其事曰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疏曰邾伯與魯同姓故不名以表其親言奔以明失國穀鄧與魯有好故言名以彰失國稱朝以見和親但入春秋以來無同好之事葢春秋前有之文悉案下無秋冬二時者皆同

眉注坿列

第三葉一行今本祐誤作璧第四葉十二行王皇同第七葉三行四行關睢傳專言樂師說如是序混哀樂爲一葢後來附益○通故通義繁露作達詁達辭王應麟引辭作例第十三

葉六行 木櫻亦曰蜀黍蜀大也

江山劉毓崧 桐城劉 峻 校

穀梁補注四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四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失禮祭祀例日得禮者時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是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月者謹用致夫人耳禘無違禮烝冬事也春祭曰祠薦尚韭卵夏祭曰礿薦尚麥魚秋祭曰嘗薦尚黍肫冬祭曰烝薦尚稻鴈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補曰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名周禮公羊爾雅皆同范注約何休注文何休又曰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麥始熟可汋故曰礿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烝眾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董仲舒曰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曰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杭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麷也杭實黍也敦實稻也始生故曰礿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受初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孰故曰烝烝言眾也蕫生大悎與何氏同此古義也嘗烝二字其本義皆非祭乃用其引申之

義蓋其由來久也禘祫當皆是後來之禮故特製正字葉夢得引詩那烈祖楚茨皆但言烝嘗又逸禮篇有烝嘗禮有禘于大廟禮是則時祭烝嘗爲重大祭禘其大名歟○何休又論祭曰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案國語觀射父曰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

春興之志不時也

補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以爲不時而志者時祭之名亦不以夏制爲準也以春秋言之桓嘗在八月文大嘗亦然建未月也然則烝宜用戊亥月不從夏時之冬矣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皇侃以爲顓淵魯人問治魯國之法孔子舉魯舊法爲荅謂田獵祭祀播種皆用夏時以行事是魯之舊也案論語下文殷路周冕韶舞皆魯國禮樂之舊皇說甚有理逸周書周月曰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竊意周魯之初悉如此但後來漸有變更遂一以周時爲準隱桓之伐沿用已久故田祭一失周時則卽謂之非禮而史書於策春秋事仍本史因卽據以爲義若論語則本魯之初制言之故不相同也依王制嘗烝皆祫祭五廟爲時祭之祫左傳亦稱齊嘗于大公之廟此不言烝于大廟十四年不言嘗書舉祭名則義見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補曰家氏亦采也且字非也疏曰何休云中大夫故不稱伯仲范意或然文烝案稱伯仲稱父蓋並通乎上中大夫似當時世世爲是稱毛詩序仍叔美宣王家父刺幽王孔穎達謂春秋所書別是一人猶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宋孔父之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累世同字父也又大雅宣王時有皇父小雅之皇父序爲幽王時鄭譜及箋爲厲王時孔氏亦疑是傳世稱之

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補曰公羊曰亟則黷黷則不敬何休曰黷黷也說文曰敬肅也釋名曰警也案敬與恭散文通對文則如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鄭君曰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張栻曰心在焉謂之敬是也疏曰一失禮尚可故以不時言之再失禮重故以不敬釋之程子曰既烝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黷禮甚矣

秋伐邾

補曰亦內稱人之文

冬十月雨雪禮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補曰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劉歆以爲大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皆恆寒之罰也何休曰周十月夏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文烝案月者例也范引孟冬者但取下一句之事非以夏正解經十月范諸引月令皆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寰內諸侯爲天子三公者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補曰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休曰祭者采也爵注引鄭君說天子當親迎非也下辨之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王人王師王室言王猶言周也若言京師王后王世子王姬王人王師王室言王猶言周也若言京師后京師世子則不成辭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后君也左傳稱后繒方娠自夏然矣何休曰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其不言使焉何也據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稱使補曰不得獨據彼當依何休云據宰周公稱使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補曰娶女所以崇宗廟故曰宗廟之大事卽就也就成也公羊曰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休曰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故弗與使也補曰去使將謂海內何哉使疏曰依范氏略例凡有十九遂事傳亦有釋之者亦有不釋者此是例之首又天子大夫嫌與諸侯臣異故發繼事之辭文烝案遂事實有二十此所以爲繼事者來成謀卽往逆趙與權曰因而成事是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以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補曰俞樾烝詳繹此傳知經注下范字衍文蓋涉上故字而衍文年傳前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彼言逆女無使道自論諸侯之禮此祭公之來非有他事乃爲逆后使之來傳曰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又曰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明若非成謀而卽往逆則此事不爲失禮春秋書之當曰天王使祭公逆女于紀不言王后而言女不言來不言遂而言使不如諸侯之禮不得有使道也范所引乃許愼五經異義及鄭君駁語見詩大明禮記曲禮哀公問左穀梁補注四

傳此條諸正義及通典其文互有詳略諸正義引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王者至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逆上卿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所載不稱穀梁云何固未可以公羊說爲穀梁說也荀子曰天子無妻告人無客禮告無適也無妻者蓋謂稱妃不稱妻以妃之言媲妻之言齊其義略異故也既曰無妻必無親迎之禮左氏說謂至尊無敵故不親迎者正是此意荀卿學於穀梁說必與左氏同也戴禮公羊春秋非古義而白虎通從之鄭亦從之不如許從古爲得也何休說公羊襄十五年傳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雖違其本傳之舊說而義則是也詩稱文王親迎大姒考其事當在文王卽位後文王爲殷之諸侯未可據以爲天子禮毛傳亦無天子親迎之說非若造舟爲梁傳稱天子造舟皐門應門冢土傳稱天子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大王作郭門正門以致皐應美其社遂爲大社以爲因祖制而定爲王禮又非若六師及之傳稱天子六軍直以天子事追述文王也孔子對哀公稱繼先聖後者自指周公稱爲天地主者自據魯得郊天而言非謂天子有親迎禮也孔穎達於禮記左傳二疏不以鄭駁爲允其說最是啖助疑而不定而趙匡斷從不親迎之說不可易矣范引異義左氏說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此自左傳家釋稱王后之義與穀梁不同又通典引異義左氏說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卿可與穀梁相補備但桓之使翬未聞有故經亦未嘗不譏其說不可用也祭公逆后卿亦當行杜預曰卿不書舉重略輕杜是也家鉉翁據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之以證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義不可通於穀梁

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或說是補曰孔廣森曰禮女未嫁而壻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遇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義經決之文柔案此稱或曰者經意既如上所說又兼見此義也襄十五年亦同公羊經師傳聞有此一說遂以爲專義矣范據公羊故曰或說是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姜紀姓補曰此皆本杜預杜釋書字義本公羊與上稱王后相對爲義也逆稱王后故歸稱季姜若逆稱女已從父母辭則其歸當稱王后姜氏矣京師義桓文九年傳不月者程子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爲之中者歸之也** 中謂關與婚事

補曰當讀爲之中者絕句我爲之中者則歸之也歸之者謂春秋之文書歸以歸之經仍史之舊何休曰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補曰言其者凡世子上有目君文則爲緩辭○撰異曰音義曰射麋氏本作亦朝不言使補曰異於聘言使非正也補曰包季姬言之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補曰敵也疏曰禮諸侯世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今曹伯或有疾難闕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故云非正也案疏論諸侯適子之禮本周禮典命大戴禮朝事儀曹伯有疾何休杜預皆云爾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補曰止同義謂處待也直書朝明魯以處曹伯之禮處之又譏內也左傳曰賓之以上卿益失之內失正曹伯

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射姑廢曹伯之命可補曰已止也謂止不來也太平御覽引麋信注曰放違也文丞案書康誥曰大放王命堯典及孟子言方命馬融趙岐皆曰方放也鄭君王肅讀堯典之方爲放謂放棄教命也注以廢釋放亦同以爲世子可放命非也傳言魯與曹伯既皆失正則世子可以止不來矣又言世子若止不來則嫌是違棄父命疑若未可此句所以起下尸子語文意與莊七年則是雨說也定十三年則是大利也正同放各本誤作故今依唐石經陸淳微旨太平御覽引及呂本中集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程端學本義改正胡安國傳言方命所據亦未誤尸子曰夫已多乎道邵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補曰言世子止不來則合道多不以放命爲嫌荀子引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唐律有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之罪注曰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並與尸子義合也可止不止明又譏世子矣程子以君病而世子出爲危道經無此義然亦得包之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正也正終生之卒也徐乾曰與夷見弒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補曰疏曰案范荅薄氏駁云曹伯亢諸侯之禮使世子行朝故

於卒示譏則傳云正者謂正治其罪是與徐解不同而引其說者以徐說得通一家故引之范意仍與徐異或以范意權若正說仍與徐同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桓弒逆之人出則有危故會皆月之衛侯不來無危故時弗

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補曰內辭言弗非內辭言不經之通例何休曰弗者不之深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結日列陳則日傳例曰不日疑戰也補曰注引例在莊十年傳凡不日者皆月敗師日不日皆與戰同惟中國敗夷狄不論其疑戰不疑戰皆不日略之則又不月夷狄相敗皆是疑戰皆不日略之則又不月何休曰合兵血刃曰戰從來盟補曰疏曰內不言戰又發例者公敗宋師之例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補曰既言戰則以所不言者示

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先已結期戰補曰明戰起例之始此戰沒公故重發例以明之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例敗補曰敵故言戰春秋本言我師敗績經改立例惟乾時乃書文爲變例注非也春秋爲王師諱敵爲內不諱敵成元年傳有明文不言戰爲舉大隱十年傳又有明文矣范於全傳多所未究

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補曰既言戰則以所不言者示義也來者接公之文明此戰是公及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補曰劉敞曰此非微者也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自此始故貶之也葉夢得從其說文烝案以瓦屋之例推之此說有理但於傳與左傳俱無徵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補曰疏曰此據晉侯殺世子不葬而發文烝案突忽更出更入不書日危莊公葬者事近在下又非尋常小故危理易見故不須日楊氏之解葬景王已發此意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爲下盟補曰說文執捕辠人也案謂拘止之注首二句本杜預祭仲名而疑於字申侯名而疑於古人命名不拘但據左傳或言祭仲足或言祭足是名

足公羊亦以仲爲字蓋與單伯女叔同義耳疏曰有罪時若鄭詹無罪月若季孫行父文悉案范以月爲下盟而何休云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與范異也宋人者宋公也補曰能執他國權臣足明其爲宋君也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補曰不言行人蓋非使人劉炫及襄十一年疏得之

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也

疏又引舊解以爲私罪乃以單伯儗之非也

突歸于鄭 突鄭厲公昭公之弟莊公之子補曰此歸亦入也宜蒙月**曰突賤之也** 補曰賤其不正故直名者因下文鄭世子忽出奔方變文稱鄭忽以見義若稱鄭突則上下文同故不得也辭雖與摯文類實**曰歸易辭也** 傳例曰歸爲善自某無摯義公羊以爲摯乎祭仲非也

名猶齊小白等之國氏歸次之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兄之位制命權臣則歸無善補曰此與衛侯術復歸于衛皆是易辭非善辭衛侯嫌得善故謹日以明知弒此既直名以賤之言歸無所嫌胡安國曰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自固也故穀梁子曰易辭也劉敞曰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范所引例在成十六年傳

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 易辭言慶

立在己補曰申上也注以慶立解權字言慶忽立突皆已主之傳言權在祭仲是聖門相承說經語公羊經師習聞其言遂誤以爲祭仲行權衍爲侈大之論與納北燕伯傳之誤正同**死君難臣道也** 補曰君謂忽也宋執祭仲脅令立突是忽有難仲宜死之**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補曰立惡立不正也惡祭仲故爲易辭以彰仲罪劉敞駁公羊曰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迺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夸爲大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又曰若仲之爲者春秋之亂臣也季本曰不言自宋歸者上言宋執則突自宋文省而義自備此本趙汸說

鄭忽出奔衛 忽鄭昭公補曰公羊曰爾雅曰奔走也淮南子曰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此亦宜蒙月**鄭忽者世子忽也** 補曰十五年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文也言非嫌**其名失國也** 其名失國十五年稱世子明其反正故與常例不同常例已葬未踰年宜稱子**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蔡大夫名未命故不氏折某地補曰折當云地闕內大夫與外

君可相盟會例在文二年傳范解蔡叔依杜預爲名又申之非也凡內之不氏者或不命或未命實皆爲卿傳謂之大夫而外自小國夷狄以外其直以國氏者雖與內之不氏相當其實皆非卿傳謂之卑者皆與其稱人之文不異特以不可不曰言其人故稱名而不稱人此蔡叔若是卑者則盟事本無須曰言宜稱蔡人若如范意以爲未命之卿則恐史於外卿未暇細別傳所不言何得以柔相擬且未命之卿絕少之事叔之爲名又未見必然蔡叔與許叔蔡季紀季同例當依陸淳孫復爲蔡侯之弟蔡季之兄經若言蔡侯之弟某則於文不便故特稱字傳後言蔡季蔡之貴者舉季則可見叔故此不言也外用兵稱將稱某帥師皆起文以後盟會則無此例故蔡叔齊高侯莒慶衛甯速悉書於經也疏曰不曰者柔是未命大夫雖得書名仍從卑者例也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隱不成爲君而有未命大夫嫌有罪故明之文柔案大夫未命故史無氏也未命而如宿盟直書其事葢攝卿也於隱曰大夫明亦非卑者故不如宿盟事既異傳亦各從實言之疏以此曰不爲命於桓曰未命其事何休以爲深薄桓公不與有恩傳爲重發非也柔後不卒者何休以爲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文柔謂柔卒當在桓莊之世當是桓莊無恩禮史不記卒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邸地○撰異曰鍾公羊作童音義麋氏本亦作童音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闕地魯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趙匡引汲冢紀年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臣穀臣宋地補曰杜預曰時北燕猶爲山戎所隔也文燕人南燕大夫孫賢曰例左傳句讀之臣卽穀臣也論語音義穀公豆反句讀音鉤竇皆古讀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陳厲公也補曰不葬者葢魯不會傳稱變之不葬有三求諸三者而不得又非微國夷狄則魯不會葬可知矣

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撰異曰虛公羊作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補曰許翰曰觀隱十年見鄭地補曰許翰曰觀隱十年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補曰許翰曰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與桓文之亂也霸統興起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是

丙戌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明二事皆當日也晉不正非年衛人立晉是也與齊小白義日卒者也不正前見矣隱四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合月但舉一月以包之其有蒙日朔者則亦不兩舉故范苔薄氏云饕且之卒連於日食之下可知同日是也文燕案玉篇決判也廣韻決斷也決日義者謂日義有嫌判斷以明之與僖十六年傳決不日而月同意再稱日是決異日之嫌是月是決同日之嫌經本相對見義皆爲特文故傳釋同也陳傳良曰於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郤書者紀事之職郤宛寶曰史法一是郤書一是追書追書者紀事之職承赴之體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補曰此非內卑者也不言及之者亦諱也月者爲戰日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非責補曰疏曰麋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也言責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是也不言責其還與鄭戰是也言解經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柢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補曰不於會上日者趙匡以爲先行會禮別日合戰衛稱侯與殺戰晉子稱人不同疏曰晉爲大國不勞自戰故貶稱人衛從齊宋之命求是大過故譏而不貶文燕案敗績義在宣十二年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補曰會則外爲主戰則由內及各有其義故傳明之常例客不言及魯雖客亦言及內卽是主不以戰之主爲主於文不得以外及內也但若內一國與外敵惟內敗有及文否則言敗某師不言及矣若內連諸侯之師則以內及外此及鞏戰是鞏戰魯與三國皆客也艾陵仍以

主及客則沒魯文矣故山內及外者亦通例也晉與秦戰必以晉及秦內晉而外秦也晉與楚戰必以晉及楚內晉而外楚也皆是例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不論主客者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補曰小國無師君將稱君非君皆稱人雖以戰書不稱師其不地於紀也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也敗則舉眾為重紀當為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補曰戰于紀而不地者上言會紀侯故下省其文省文者蓋變文也范疑之非也范語本何休廢疾而鄭君釋之如此見疏得在龍門得疑當作時轉寫誤也王引之曰六年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紀皆國名不得破紀為已傳凡曰魯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鄭君從公羊戰魯龍門之說以改穀梁說非也文烝案王說甚當公羊以不地為近乎圍而何休謂兵攻城池親戰龍門徐彥疏引春秋說董仲舒繁露亦言之左傳謂鄭不堪宋命故戰不書所戰後也其說又異趙匡孫覺胡安國詳繹經文知是齊以三國伐紀而魯與鄭救之明穀梁之說最長范注傳而反駁傳故李廉怪之矣

三月葬衛宣公補曰鄭伯自內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補曰杜預曰以曹地曹與會者國主亦與盟孔穎達曰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其國亦序於列以其可知故也會于曹亦是例文又隱元年注曰凡盟以國地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舉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事既畢矣侯伯致饔哀十二年傳子服景伯曰諸侯之會地主歸饔以相辭也

無冰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補曰疏曰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為陽行之所致也何休注公羊亦然今范云云則非獨為夫人也蓋為桓公闇於去就不達是非外不能結好鄰國內不能防制夫人又成亂助篡負賂廢祀以火攻人反與伐戰此等皆是不明去就政教舒緩五行傳云不哲者謂不昭晳文烝案哲字或作悊楊依鄭君作晳訓昭晳也范引五行傳本劉向以為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

哀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傳例凡一有可知趙汸曰常無曰有常有曰無孔廣森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自人事曰之辭文烝案此略同趙鵬飛說無冰時燠也補曰疏曰舊解謂無冰書時燠煖也時字上讀爲句因卽解成元年正月公卽位二月葬宣公三月作丘甲無冰在其中不是爲無冰書月可知也此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下云無冰則正月者直爲公會鄭伯不爲無冰何者無冰一時之事固當不得以月書也徐邈亦然今以爲成元年傳云加之寒之辭則無冰亦當蒙月也傳云無冰時燠也者謂今所以無冰者正由時燠也於字下讀理亦足通文烝案無冰例時襄二十八年有著例成元年傳又云終時則志舊解及徐得之成元年正月此不得蒙正月晏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年穀熟陰冰者不見日之冰陽冰者見日之冰王念孫校正晏子文其說如此言燠明不節矣○撰異曰禦本亦作御左氏公羊作越地禦兒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越地禦兒今作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遍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補曰疏曰重發例者前弟年來聘今禦來盟嫌不同故重發之來盟前定也補曰前定謂盟誓之言素定來者接公之文明與公盟矣不言及義在僖三年不曰前定之盟不曰前定之盟不曰言信在於今補曰疏曰此云前定之盟不曰前非結則丙午及荀庚盟之屬是後定可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聲疾而不聞其舒疾謂激揚之聲舒謂徐緩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姿體形容色補曰國語曰目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之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補曰此承孔子言而述其意世近則無疑疑由遠而起故於桓篇遠曰特闕五年傳言疑以傳疑爲一經通例仍闕文以示傳疑之義與者又略異也言哀連定言桓連隱皆便文也言夏五傳疑以例其餘明上四年七年無秋七月冬十月皆同此義而莊與桓接二十二年夏五月下無事明亦同義可知也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春秋月不補夏五月不改爲夏四月字之闕不補秋七月冬十月之闕或謂此等闕文之理易知故傳疑之義得因以見也公羊經師失其傳授故其傳曰夏五者何無聞焉爾孔廣森以穀梁說之非公羊意也尋公羊所說蓋亦習聞隱桓遠於定哀之言而不知卽指夏五傳疑之屬故

隱元年桓二年哀十四年傳並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定元年傳又曰定哀多微辭以爲昭定哀所見之世文宣成襄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所傳聞之世內大夫卒則近辭詳而遠辭略內大惡則近辭微而遠辭顯此皆展轉附益致失本眞者也傳先釋來盟後釋夏五明來盟文與夏五相連何休以爲莅盟來盟例皆時非也莅盟來盟例不日皆當書月其有不月而時者乃是同中之異後各當文論之齊桓盟不日者皆月或閒書時其例正相似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內災者謂御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火自出燒之曰災文烝案國語曰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周禮有廩人倉人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

乙亥嘗御廩之災不志以其微補曰疏引徐邈云不足志謂內災如御廩者不足志左傳司鐸火不志是也亦史例也此其志何也補曰據經而問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補曰范用鄭嗣說讀可也志爲句不敬也爲何疏曰徐邈云而嘗可也言可以嘗可上屬與范注違王念孫曰徐讀可也絕何志不敬也自爲句實得傳意八年文十三年哀元年傳皆言志不敬也是其明證矣唯者雖之借字古二字通用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少儀雜記注並曰雖或爲唯表記注曰唯當爲雖大戴禮墨子荀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列女傳多有借唯爲雖者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補曰共者供設也一曰供給饗給也爾雅曰供共具也玉篇曰饗奉也王后親蠶以共祕服王后親蠶齊戒躬桑夫人三繅遂班三宮朱綠元黃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之補曰案祭義祭統天子籍田千畝在南郊諸侯籍田百畝在東郊王后夫人皆有公桑蠶室在北郊傳不言諸侯耕夫人蠶者舉尊以該之范注夫人以下亦約祭義文彼言夫人親蠶之事又錯互王后事言之故云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其實王后則班於所卜三夫人之吉者夫人則惟班於所卜世婦之吉者而已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補曰工亦良也毛詩傳曰善其事曰工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凱曰夫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物自外至者也由中出者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祭之道也補曰盡盡心力也人之所盡不若己自盡故必自親之祭統曰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命樾讀此盡字爲進薦之義未是凱注用祭統文頗不了也傳言事祖禰必自親解上粢盛祭服之文亦兼解下春米之文其意主說春米以共盛共服起之耳

而嘗也 補曰問經文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何用見之

廩人 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親舂補曰九章粟米衛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凡禾實連秆曰粟去穅曰米又通言之則糲米爲粟粺以上爲米段玉裁說書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云粟者糲米米者精米傳之粟米當同彼矣里粟五百里米云粟者糲米米者精米傳之粟米當同彼矣內卽納宁周禮注曰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范以三宮爲三夫人非也王后之下有三夫人此三宮則言諸侯制也諸侯惟一夫人夫人有三宮猶王后有六宮也范又引文十三年傳夫人親舂以證此之三宮米則又以爲諸侯之夫人其說是也三宮之人皆舂粟而夫人爲主劉向所謂夫人八妾也公羊僖二十年傳引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是其於三宮之制猶須推而知之益信其學之晚出音義曰廩氏宮作宮

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補曰自粟而米須兼甸音義曰兼甸如字十日爲甸一本作甸注亦然案楊疏謂夫人兼甸師所據本作甸此涉上甸字而誤也今依音義正本唐石經改

正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補曰趙與權曰從壬申至乙亥嘗在致齊三日前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撰異曰公羊以者不以者作衛人蔡人

也 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補曰宋非伯者故非所得制伯者得以之則不言以杜預釋例以爲非例所及是也此發以字例明惡師能左右之曰以詩箋國語注曰東西之師能左傳例曰凡惡宋也公羊傳例曰凡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用下敬上則君重於師用上敬下則民貴於君故曰君之本也補曰

非正也 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補曰使人以其死者謂驅民以聽命他國置之死地也自民者以下又明兼惡四國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補曰何休曰求例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

從求之故獨月案此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與求賻下范注異補曰時者每歲春也周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逆周書職方同左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周禮大宰大行人則有器貢服貢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補曰辭以文辭告曉之讓譴責也此國語所謂威讓之令文告之辭所以懲不貢獻者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求金補曰言甚者在喪而求非禮尤甚也疏曰不云求賻甚而云求金甚者喪事有賻但求之非禮金非喪所供故以爲甚文烝案傳言金以包賻也左傳曰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曰王者無求劉向說苑說求車求金曰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鹽鐵論引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鹽鐵論此三文相似大夫鄙士庶盜竊案此三說苑庶人上脫士字鹽鐵論誤

三月乙未天王崩書曰者正也周制太子有孫而死則立孫恒王補曰史記名林太子泄父子平王孫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補曰僖公寵其弟年之子公孫無知衣服禮秩如適卒成篡弒幾致奪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補曰何休曰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文烝案舊史大國奔皆日小國例時諸侯不生名今名突皆月譏奪正也禮諸侯不以譏之補曰所謂惡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補曰汪克寬曰前先書突歸繼書忽奔此先書突奔繼書忽歸突與忽之強弱見矣文烝案此蒙上月左傳曰六月乙亥昭公入左氏別有所據未可用也諸侯出奔歸國例時說見僖三十年注舊史大國出奔歸入者皆日反正也補曰疏曰釋其稱世子也孫復曰鄭曰忽今曰世子忽明忽世嫡當嗣也崔子方曰忽未踰年而失國不成爲君故其復歸曰鄭世子且見當立也文烝案復歸義在僖二十八年傳言復者明其實已爲君宜有國也言世子言復足知上稱鄭忽非嫌矣左氏載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子稱衛侯而父稱衛世子據實爲辭與此有合言入不言復入不言歸以蒯聵未嘗一日立乎其位又不宜有國也其義亦當

許叔入于許補曰此在時例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傳例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泰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

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補曰言貴者解補叔義也案左傳隱十一年魯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許叔居許東偏叔者杜預以爲莊公之弟故爲貴經欲顯其爲貴又不得以弟爲文故稱叔叔本宜立乃遲之十有五年閒鄭之亂以入于許故曰歸之道非所以歸啖助曰字之善興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啖之二年傳注引例在莊六年傳注引例在莊九年傳補曰此又蒙上月○撰異曰葛左氏公會齊侯于蒿作艾公羊作鄗陸淳孫覺皆從穀梁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休曰爲眾眾足責故夷狄之補曰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董仲舒說之曰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與何氏說異劉歆劉絢家鉉翁皆從董說案襄元年一朝二聘別無異文者從此可知成五年蠻牢之盟亦同其例杜預則以爲彼朝聘皆未聞喪於董生此言殆皆無以相難今以繁露未必廣川本書而卻公注多依胡毋生條例姑兩存焉若胡安國謂天王崩而相說經之法胡書往往如此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邑也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補曰杜預曰櫟鄭別都疏曰案齊小白入于

齊傳曰以惡曰入衛侯朔入于衛傳曰入者內弗受也蓋舊爲國君而入者則是內不受若衛侯朔鄭伯突是也公子不正取國者則是以惡若許叔齊小白是也但舊無此解不敢輒定或傳文互舉之其實不異文烝案互舉之說是也嘗爲君不言復入者未入國都不得言復名者惡也月者入國例○上書忽歸謂之鄭世子此書突入謂之鄭伯自後唯莊四年遇垂一見鄭伯又十年而有鄭之會俞樾曰春秋若曰當有鄭國者突也文烝案左傳下十七年十月辛卯高渠彌弒忽而子儀立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傅瑕弒子儀而突復立毛詩序亦云公子五爭春秋悉不志何也葉夢得曰鄭亂不以告則魯不得書於策春秋安得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求備於史而著其人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李光地曰魯桓黨於突當時鄭遍赴告突也非忽壟儀也文烝謂突自櫟入于鄭不書亦不告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撰異曰袲作侈案說文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袲地而後伐伐疑辭也補曰錄會地於伐上是遷延不進之辭故曰疑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非其疑也補曰注非也左氏以爲謀伐鄭將納厲公傳

意亦如是言疑者諸侯亦知忽之當立而岐意於突卒助突也胡安國曰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那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得全歸故致之補曰疏曰公與諸侯此年爲突伐鄭前年雖爲忽討突疑而不用心亦是其助故云再助范苔薄氏駁云明桓伐突非本心故言再助是也范必知前年爲忽伐鄭而此年爲突伐鄭者以前年責其疑若是伐嫡而疑則不足可責明是爲忽討突也此年傳云危之若是助嫡則不須云危故知是助突討忽也文丞案上伐亦是助突范言再助是也苔薄駁及疏說非也危致者阻兵弗戢以篡助篡齊禍將發其危甚也唐不月此月者唐從凡以地致之例致之已是危之此從凡致伐之例不月爲平文加月爲危也異步異例故各發傳致月例在莊二十三年傳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惠公名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補曰召而不往是其惡也公羊亦有其事而左傳無之蓋隱桓莊閔之篇左氏所據史書多殘闕有得之傳聞者有采用雜史者程子曰朔搆急壽二兄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天子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趙汸曰時衛立公子黔牟而後來王人救衛朔入于衛放黔牟于周則黔牟之立蓋天子之命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補曰下有郎戰渝盟依

蹕盟公子結盟之例則當去日下趙盟不去日故亦存日以明同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補曰不以秋伐渝盟去日近則惡易見不假去日文得相變也此與句繹同襄二十年盟濮淵亦其比矣儀父稱字者重邾魯之好故褒之與昧生說○撰異曰公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補正左氏作公會左傳直言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補曰左傳曰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預曰奚魯地○撰異曰公羊無夏惟穀梁唐石經有夏嚴可均曰孔穎達左氏序正義云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則孔所見本無夏字文丞案陸淳孫覺皆曰左氏公羊本皆無夏字呂本中黃震皆曰夏字蘇轍本葉夢得本張洽本左氏亦無夏字段玉裁見淳化本左氏亦無夏字郎左氏公羊作奚張壽恭曰說文郎汝南召陵里从邑自聲讀若奚凡說文讀若之字皆可通假穀梁蓋假郎爲奚後人少識郎字以其與郎相似故誤爲郎耳

道者也 敗恥大戰恥小補曰重發傳者彼與所以戰嫌有異也

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及當有公親

吾敗也 言人則微者敗於微者其恥又甚故言師

不言其人以 及人四

師之恥大不可言補曰此傳與戰升陘傳全同不言其人四句又與來戰于郎傳三處皆同來戰無及文故以不言及之者爲諱不言及之者諱此及升陘並有及文故以不言及之者爲諱義子曰舉一隅而示之不以即是不言其人下二句即申上二句注非也師之者亦非必三隅反則吾不復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伯御之誅死也不作謚不序昭穆而其稱公紀年以書公也傳重發之者彼不言及此不言及之者嫌有異也○桓賊也故無怨辭桓君也故有諱義子曰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伯御之誅死也不作謚不序昭穆而其稱公紀年以書事則十一年矣設以君子脩之亦若是而已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補曰蔡季杜預以爲卽獻武也非出奔歸非簒月者爲下葬日蔡季蔡之貴者也 補曰亦解稱侯之弟桓侯之弟故爲貴桓已卒不得以弟爲文故稱季也前十一年之蔡叔當爲季兄叔益先桓侯卒故是時季立得爲正 自陳陳有奉焉爾力助補曰公羊例曰有力焉者也

癸巳葬蔡桓侯 徐邈曰葬者臣子之事故書葬皆以公配謚此稱侯蓋蔡臣子失禮故卽其所稱以示過補曰劉歆賈逵許淑說左氏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杜預曰史書謬誤也二說最爲近之何休亦以抑桓稱侯爲奪臣子辭而其所據爲說者則不可用徐注謂卽其所稱以示過此不合事實史記蔡世家蔡諸君自宮侯而下皆以侯配謚無稱公者前此宣公考父亦稱宣侯後此文公申而下皆稱侯左傳有哀侯繆侯文侯景侯靈侯平侯昭侯皆不稱公唉助又舉世本爲證然則蔡臣子悉自稱侯春秋何獨於桓侯仍其本稱知徐爲不然矣孔廣森曰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

謚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乙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題篇則亦有謚配本爵者文烝案晉未爲曲沃時皆稱某侯此等先儒多已言之本爵者周制之使俗也雖以本爵配而春秋必稱公者魯策之守禮也此葬蔡桓侯若是史文當如杜說若是經意當如劉賈許說今未敢定焉又考周初諸侯猶多沿殷舊制不可繩以正典周公曰周文公而魯公不見其謚齊大公亦無謚丁公乙公癸公皆非謚也杞之東樓公西樓公謀娶公亦非謚也衛曰康叔康伯宋曰微子微仲蔡曰蔡仲蔡伯曹曰曹叔晉曰唐叔唯微子仍舊稱餘皆以字配謚德男至康男五侯變宋公稽不見他稱許文叔則以字配謚也此葬爲危文者世乃多配以本爵衛考伯至貞伯五世曹大伯至惠伯八世多以字配謚也此葬爲危文者季自外歸以貴嗣位有危道焉

及宋人衛人伐邾補曰及者內卑者也猶稱人也許翰曰正月盟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盡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食也補曰實亦是月朔食日官日御失厤以爲二日故不言日而言朔所以正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此年書王元年之治也補曰此與元年之王法終治桓之事補曰此與從可知也宣元年之王與他公一例與桓不同故其薨年無王同於隱莊宣之隱莊與夷之弒終生之卒則皆春月第一事所以與隱莊宣之薨不同也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公本與夫人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夫人姜氏俱行至濼公事之辭他皆放此補曰濼齊魯閒水名注故曰遂以上皆本杜預其實夫人亦行會禮也如亦并蒙月○撰異曰公下各本衍與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與字段玉裁曰左經疑俗增之春秋書及書暨未有書與者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夫人偕行書例也左傳記其始謀曰將與姜氏如齊記其實事曰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至聖人筆之曰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不言及何注云明遂在夫人也

會不言及夫人何也據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公及夫人之伉弗稱數也濼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今書遂如齊欲錄其致變之由故不可以不書實驕伉而不制之由故不言及夫人因以見如齊不言及之義夫人會如皆非禮此處皆未暇論之夫人如者父不在而歸寧也公如者朝也左傳魯人告齊曰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行朝禮可知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魯公薨正
從君亦皆日定元年其地於外也補曰疏曰據隱閔不地故
傳曰內之大事曰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則皆地重其異
常故謹之也外謂竟外若國都之外公五等之
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
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
之以絕案此即傳所謂緩辭也又曰凡公薨外致曰者危痛
之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
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
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補曰公夫人
葬亦並日
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補曰疏曰公者臣子之稱也我君者
接及舉國上下之辭文孫案注疏以上下爲臣民非也臣民
正皆稱公耳廣雅曰接合也上下謂五等爵也公爲五等之
上君則合上下稱之於薨專舉其上稱於葬兼舉其合上下
之稱四句意相貫何休曰以公配謚
者終有臣子之辭加我君者錄內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
其言葬何也據隱公
不書葬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禮君父之讐不
與共戴天而曰
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即而恕之
以申臣子之恩補曰于是於此時也後不復讐而釋怨乃刺
之疏以爲公雖不能報理當絕交明其當恆以討爲念而此
時則姑不責其討蘇軾謂春秋
故安國謂春秋立法謹嚴而責人貴寬
此之類申臣子之恩者謂不奪其葬也
桓公葬而後舉謚
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謚者行
之迹所以表德人
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
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
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補曰注首句及大行二句逸周書
謚法文也案此傳二句當以表記二句證之人兼有眾善者
取其大善一字爲謚即善惡相雜苟不至純惡無善者亦以
其善取一字爲謚然則惡謚如幽厲者蓋有所不得已故曰
謚所以成德而表記曰節以壹惠也周書謚法爲字無多即
論語所論兩人知同謚亦容異行而昭穆世近則謚必不同
於此無以遍之推其本意特因既葬之後人事卒而鬼事始
舊名將諱則新名宜尊故別易一字爲名以相加崇而其中

又因有所取義耳故曰於卒事乎加之而表記曰誼以尊名也爾雅加崇重也崇高也充也內則注加猶高也國語注加猶上也以此意讀傳則也字矣字皆有意理而此禮亦通矣白虎通據葬定公文明祖載而有誼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補曰疏曰復發傳者隱表會戎之危此明桓見殺之事故重發之○家鉉翁曰是歲由正月迄歲終惟書魯桓所以死不閒以他事於此見聖人之經爲誅亂賊而作案家氏論經多如此謂隱四年所書皆衛事莊九年所書皆齊事僖二十八年所書皆晉事昭八年所書皆陳事以爲春秋非史也史者倘記當時事春秋主乎垂法多所不書又謂春秋始於誅魯之亂賊而終於齊陳恆弒君君之

眉注增列

第一葉八行訒卽論字第三葉十五行適與敵同第十六葉十四行今通

志堂刻葉傳本剞板擠增夏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四終

元和管禮昌桐城劉峻校

穀梁補注五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五莊公桓公世子同也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卽位閔公十六年卽位凡閔之謚古書多作湣案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春秋經也又曰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謂公羊穀梁傳卷數同公羊穀梁傳卷數皆與經卷數同也何休說公羊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十二公爲十一卷也公羊音義於僖十六年云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案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爾穀梁音義於莊十九年云傳本或分此以下爲莊公與閔公同卷唐石經公羊及鄂州本僖公第五其下注曰卷四以至哀公第十二注曰卷十一凡此皆何范本十一卷之證也三家之經各有所受閔不別卷者蓋因文稀簡少附合前篇後易縑素亦遂仍之而何休以爲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引傳三年稱子云云不可通於穀梁之義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卽位之爲

正何也據君不經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補曰君卽位之禮者行其禮而不書見嗣子之不忍葉夢得曰卽位者志也忍不忍者情也孔廣森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卽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春秋新意

三月夫人孫于齊桓公夫人文姜也補曰何休曰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撰異曰孫本亦作遜後同左氏公羊皆同毀玉裁曰孫作遜互易者謬也或將左氏音義孫遜互易孫遜之孫義近子孫之孫也爾雅子孫遁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孫遁而去之子爲孫郭璞曰孫猶後也此與蒙者蒙也徹者徹也虛虛也已已也相似後來又製遜字爾雅曰遜遁也孫炎曰遁逃去也易序卦傳曰遯者退也明亦若退在後生也後謂退在後生也此與蒙者蒙之義同孫遜古今字耳公羊亦同諱者經文公夫人奔謂之孫公羊傳載子叢對衛出公曰昔成公之孫于陳獻公孫于齊今君再孫緩辭也補曰內諱公孫于齊今君再在孫辭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明臣子之辭如是奔急辭例因史例也左傳言錄之非傳意王念孫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公羊言念母之祭此日以練布爲冠服故以名祭卽小祥也注言以人道也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始以人道錄之補曰接與際同義猶言會也練者十三月之祭此日以練布爲冠服故以名祭卽小祥也注言以人道錄之非傳意王念孫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

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仲尼燕居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篇曰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又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中庸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表記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謂施以人恩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成十六年傳曰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休注曰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古書仁與人二字多通用義通故字亦通也文烝案王說是也二句明所以特書孫齊義也公羊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賈逵服虔說左氏曰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孔廣森以爲莊公念母將迎而復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前此孫文無所施文烝案他孫及凡奔皆去而不反之辭此孫亦獨異不言氏姓貶之也哀姜有殺子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重之差補曰此氏姓與隱九年異男子有氏有姓女子姓而已姓卽氏氏卽姓僖八年傳曰言夫人必以其氏姓婦人以姓爲重且變於君之直言公也注云云者與左氏賈服說略同賈服以爲殺子罪輕故孫不去姜氏賈又以說喪至但去姜之義孔廣森曰夫人姜氏孫于邾是內絕之之辭絕之

則無惡也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補曰此下申貶義也賈子曰命者制令也制謂限制令者號令下所云以言而在天亦若諄諄然生是也道者天人之際可言有天焉下三年傳曰三合然後生可行之名也自天之人則曰自誠明謂之性自人達天則曰自明誠謂之教性始之教終之道在其中矣堯舜性之自誠明也誠者天之道也湯武身之自明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思誠也身之者反之謂反身而誠也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善者所性而有也誠言乎自成也道言乎自道也皆大名也若道與德對文則道者若大路也德者得善於身也道者若其等禮所生也其目君臣也其綱親親仁也尊賢義也其殺其殺也其等禮也所以行之者知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皆道也所以行之者仁也皆有則曰仁也義也禮也知也也言乎心所同然則曰理也義也此夫子子思孟子之精言而傳之所指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其發端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董仲舒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諸文語意皆與傳同而陸生似即本傳義但陸以受命之後能順爲道傳言

受則已兼有順義與下以言受命一例天者自始生而然也天命之謂性也受命者終身之所受也率性之謂道也案下傳三合然後生詩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諸生字皆謂始生而左傳論語二生字又爲生存生活之生與始生之生相因爲義可知此傳二句之說始生得名故曰生之謂性曰訓詁然也經傳性字有二解如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直訓生也父子之道天性則性情之性也性性情之性也左傳民樂其性亦生也皋陶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逸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尹吉甫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自誠明謂之性善明矣然而孟子言性善乃爲發前聖所未發者可欲之謂善無惡之謂善孟子以爲人性但有善無有不善且人人所同此性字眞切究竟之義其原出於中庸之言誠而自成也道言乎自道也皆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也論語言性之文唯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其辭最渾而其理最密得其言不得其意未有不以爲善惡混者又未有不以爲三品者非孟子固不能辯之矣蓋自夫子沒而微言絕學者多失其旨於是有子賤漆雕開世碩公孫尼之說

有樂記之說有告子四章之說有公都子所稱告子曰及兩或曰之說大率或言靜或言動皆有似乎相近之言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則又似乎上下不移之言今取孟子之書詳考而深繹之人與聖人皆同類而相似卽口目耳鼻四肢之形色其血氣心知之中而仁義禮智具焉斯則謂之爲天性性不可知於情知之情不必專善而以其皆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乃所謂故以利爲本者故知其皆有仁義禮智根於心而所性皆善雖堯舜之至誠不可言性之雖非性之而皆可反身以思誠卽皆可以爲堯舜惟不思不求而不能盡其才陷溺焉捨亡焉則其本相近者倍蓰子所謂下愚矣下愚從習而來至此則亦不移相遠之實以下愚爲極相近之名從上知而生此則孟子未嘗引論語而實密合論語之意廣大精微明白洞達言天人性道者必至此而其說乃盡文烝讀孟子積久乃悟之章句既多用特檃括焉聖人與我同類同類者相似二語最分曉以聖人之與人相似卽知人之與上知相近也相似卽是相近而於所謂好惡與人相近所謂違禽獸不遠者近遠之文雖同其意異也七篇言性最先處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堯舜者善之極性之準以是知論語兩相字必指上知也一章再出子曰者始吾於人善人不見之例也四德有智卽上知之知明性中有知無愚而下愚自由於習故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也趙岐解倍蓰無算云非天獨與

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此注是也趙又解湯武反之云反之於身明反非反性之謂管子言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莊子言反性復初彼皆道家之學異乎孟子之書見漢志而王充論衡稱之曰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因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此卽公都子所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也樂記亦公孫尼所作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其言靜卽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言動卽告子杞柳湍水食色及以生訓性之說亦卽可爲善可爲不善之說也至於仁義禮智信五性爲五行物象之說於六氣之說又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之說與夫性爲陽氣情爲陰氣陽氣有仁陰氣有欲之說又有性不發爲陰情形外爲陽之說性其情情其性之說此等分論性情皆於孟子無妨古人言凡有血氣莫不知愛其親亦曰兒類亦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言孩提之童知愛其親亦曰兒善訟言人義人利又言人患言道心之微兼言人心之危此等言情言心亦於孟子無妨詩書所稱不虞天性俾爾彌爾性並不主於論性其曰節性者則以好惡喜怒哀樂之無節於內者言之而不害其爲本自有節也孟子又言忍性亦節

性之意也言當一端各有所當學者亦務究性善大旨而已荀卿後出其學深於禮好非子思孟子作性惡一篇與孟子爲難而以性與僞對則亦明知性之爲誠漢儒言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言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保定人甚固其餘言五性者甚衆而後來輒古文書者言恆性說文之訓則直曰性善者也其實於孟子之言終未能篤信而發明之故董仲舒著書言性未可謂善其後楊雄荀悅及王充本性唐韓子性原皇甫湜之論杜牧之辯皆不宗孟子者也李翺宗孟而始爲滅情復性之說性不可言復且離情無以求性矣宋周子善談名理而程子因以有理與氣之說張子亦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朱子皆取以說孟子夫天生萬物莫不有性故水性下山性生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犬性守牛性順馬性健而人性則善善謂之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之理義今曰性即理也不及在我在物之別則語未足矣人有性而情以見之才以充之形色以載之或謂之天性或謂之血氣心知之性各便文以爲言今必兼論性與氣而分論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則辭又費矣且諸大儒之發明性善與論語三言終不合一則後人安得無疑哉周子以來皆引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道次善而後及性與中庸孟子所指各殊其言道即論語之天道大戴禮本命言分於道謂之命者也今不復繁文焉

於人也以言受命 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補曰言謂教令也生民之初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帝王之教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是故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陽之從以道受命以言受命其實一也言或有不當受者若傳論曹世子則亦以道爲斷也

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 若順補曰爾雅文也惠士奇曰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案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亦謂魯當絕之臣子大受命言義得貶夫人補曰臣公意緣母之變存以人恩宜大所以受命於天人者不可不貶夫人此君子所以示義蓋舊有姜氏文而削之君子亦史臣也子則亦容時君或言臣得連言子耳自人之於天也以下董仲舒繁露亦有其文董未必用穀梁蓋古書成文也末一句當非成文或董所本無矣葉夢得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教者施之後世曰行之其人夫人之罪不可容於魯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 ○撰異曰逆左氏作送左以經諸單伯皆爲天子之大夫案傳有魯大夫費庚父亦稱費伯與

單伯相似又史記魯邑有單父明單伯實魯大夫矣孔廣森曰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案此郎張洽俞皐說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 單姓也伯字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以名氏通也補曰注言歲貢士者天子據鄭君注以歲獻爲獻國事而貢士則范非也何休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注與伏生書大傳同射義注悉依爲說范言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亦非也大夫稱名氏者皆其君所命君不命則名而不氏此乃傳之明文范說不亦謬乎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鄭君疑記文誤脫以爲小國卿命於其君單伯後不卒何休無說當與柔溺皆同 **其不言如何也** 據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言如

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君命弗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不可受也 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桓親見殺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補曰爾雅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注天子嫁女二句本公羊也哀麻接弁冕亦是義不可受下傳乃備言之君躬各本誤作躬君今依胡安國傳俞皐集傳李廉會通本趙汸集傳乙正王引之曰注以魯桓釋君親釋躬傳文誤倒未考宋元人所見本也音義曰弒又作殺注同案殺字是今注未誤又作殺注同案殺字是今注未誤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補曰毛詩傳聘禮注皆曰館舍也說文曰館客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問略同加之者緩辭○撰異曰館白虎通引作觀 **築禮也** 補曰於禮宜築館也築館與築臺築囿亦同但無虞之事爲異苟不爲其築于外則史不記而經無文成十八年傳所謂築不志也何休曰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說文曰築擣也 **于外非禮也** 外城外也補曰於禮不當築館

城築之爲禮何也 補曰據諸侯宮非一宜不須改築館 **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 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侯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補曰朝者治朝治朝之外門卽雉門也雉門公門出者所以起下二句注末二句宜刪去 **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

為之築節矣 補曰公羊曰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何休曰公子女公子也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築之外變之正文丞案節者制斷也傳意似當築廟下寢上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 補曰俞樾曰當作為變之正為字變之字誤倒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 補曰謂非可於廟中接婚姻 親迎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補曰齊侯時有桓之喪補曰喪服經曰斬衰裳與裳殊此言衰則該裳矣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男子衰縗五服皆曰衰其經皆麻言衰麻猶言衰絰此以配衰而足其文非指衰之布為麻也弁是大名故疏曰弁冕者連言之周此兼言弁師掌王之五冕亦以足句又弁冕皆親迎之服大夫以上服冕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故傳亦通言之也趙匡曰言築之周為宜不若辭之為正也故君子貴端本也孫復亦云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補曰齊侯與魯不可相為禮不復讐則怨不釋即四年傳之義也疏曰舊解齊侯親逆不至于洽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魯主婚故不至京師詩稱親迎于渭者為造舟為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大姒家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曰卒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共錫命相連恐日月為錫命錄故明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氏叔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何休曰桓弒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曰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也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刺比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禮天子既有賵含之制傳但譏二事共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譏一事無再貶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孰若使家父來聘使家父來求車之不可乎此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故知曲說雖巧致遠則滯矣補曰此依杜預以榮為氏文五年注以榮為采地文元年叔服注云未受采邑故不稱氏氏即采地王公至元士皆同榮叔亦得為中大夫也書序有榮伯爾雅曰錫賜也九錫之文本何休注何休又曰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范謂以功德為多少與何異也韓詩外傳春秋緯禮緯皆言九錫書大

傳則言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是三錫也但春秋錫命及左傳諸所載似皆未可援三錫九錫爲說惟齊桓晉文錫命爲侯伯略相近焉王不稱天范駕何休甚善然非舊史有詳略也春秋書錫命三桓書王文書天王成書天子其義一也其義一而或稱王或稱天子者成八年傳云見一稱也但傳惟以見一稱釋天子而不釋王者天子終春秋祇一見而王則本配諡之稱其爲見一稱易明無待釋也夫同此錫命一事而其文三變焉所以得爲見一稱耳至於榮叔歸含召伯會葬皆在文公逆祀後則是傳所謂文無天者因魯起義非關王身而先儒亦莫能悟深可嘆矣大氏王不稱天決無貶王之義春秋言王言天王言天子言王后言公言夫人皆稱名禮之最尊者雖有貶時不貶於其尊稱之名也此事蒙上月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補曰鄭君注曰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出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補曰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曰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孔廣森引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

書于其上大史逆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矣補曰周禮大史賜諡無追錫疏曰書錫命者三此追命失禮死當加善諡不當復加錫最大故以甚言之文燕案杜預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

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

王姬歸于齊補曰齊侯來逆而姬歸也何休曰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爲

之中者歸之也補曰明與紀季姜略同與齊桓夫人異重發傳者彼爲媵此爲主也讀同彼傳丁溶曰中當作主疏云彼王姬非魯主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

齊師遷紀邾鄫邾鄫異曰紀下或有于字傳所明記而先儒失之補曰爾雅曰遷徙也蒼頡篇曰徙移也○撰

此亦當爲主

今以夏小正傳例推知之紀國也邾鄫邾鄫國也此國以三或曰遷紀于邾言爲名

邾鄫十年宋人遷宿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矣齊師遷紀四年復書紀侯大去其國者紀侯賢不與齊師之亡紀故變文以見義邾鄫邾之君無紀侯之賢故不復見從常例也若齊師遷紀于邾鄫邾當言于以明之又不應復

書地當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或曰之說甯所未詳補曰案傳有誤字當云邾鄫邾邑也或後人妄改之紀之爲國前已屢見傳先言紀國也者以起下邾鄫邾邑也四年紀侯始去國此時安得遷紀國都豈有國遷而君猶在國者乎公羊以爲外取邑以爲自是始滅杜預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又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應劭說卽此邾也不曰齊師伐紀取邾鄫邾者實是遷徙其民且遷是以辭欲以著以紀之漸也邑得言遷又繫紀皆變文也傳言紀是國都之大名邾鄫邾乃其三邑明與他例不同也又稱或說者謂經文異本多一于字猶夏小正傳說初歲祭耒云或曰祭韭也說鹿從云或曰人從皆記別家經之異與此正同矣此有于字者謂遷紀都之民於其三邑文異則義異也諸稱或曰其一曰者文同而義異也皆示傳疑兼存之師說如是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名字仲父補曰杜預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案慶父謚曰共仲也慶父所弒乃莊之子故不如翬豫貶且翬弒別無見文慶父弒當文自見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補曰據凡言伐國侵國者皆其四竟之內不必迫近國都雖伐於餘丘當言伐邾李廉曰經書魯大夫帥師伐國者九濁於餘丘以邑而書伐欲以起問者察事情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補曰既貴且重乃敵一邑病也明特變國言邑以顯新義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補曰大夫之事皆公命邾君在此邑故不繼于邾使若國補曰疏曰一曰之說亦解稱伐之意言爲君在重之使若國然故邑亦稱伐文烝案此亦解變國言邑之意注本公羊失之疏亦未了

秋七月齊王姬卒補曰何休曰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例月女卒不日者恩實輕於內女爲之主者卒之也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吉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補曰此亦讀爲之主者絕句我爲之主者則書卒以卒之經仍史之舊也主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淳集傳纂例及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注引禮記檀弓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補曰月者爲下卒亦當不月○撰異曰禚公羊作部玉篇禾部引作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

何休以爲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也此通說諸婦人踰竟事會或在竟內或在竟外君大夫說本經亦通說下二會及聲姜二會幷包杞伯姬饗甚矣饗在四年補曰饗者兩君之事亦非婦人事飲食宴樂其情彌親尤亂男女之別故非正尤甚也此指說四年事

乙酉宋公馮卒補曰疏曰馮是穆公長子與夷既弒則馮當正故書曰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徐邈曰傳例曰往月危往也齊同其理危也補曰徐意危往之例亦通於大夫徐是也傳言會仇讐解溺直稱名之義徐以危往又別取一義○撰異曰師各本誤作侯今依唐石經改正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補曰左氏公羊皆所未聞其不稱公子何也據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補曰當云據凡公子無不氏者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補曰貶溺亦所以譏公也溺後不卒者何休以爲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文丞案溺卒在莊世容有其理要亦其比也桓莊五十年中自末年公子牙外無卒不書亦其比也桓莊五十年中自末年公子牙外無卒大夫者翬卒當是君子所削其餘如柔溺單伯達之類當皆是二君不加恩禮而史不錄卒也牙之卒左傳稱立叔孫氏則明其有恩禮

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補曰重發傳者五月而葬非緩非速而有故傳未有明文也

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若實改曰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補曰此引舊傳文公羊又同而注猶疑之又引改卜牛亦不倫矣前者桓王之葬不書下所謂天子志崩不志葬也猶平王之葬亦不書也今此改葬故特志之疏妄引感精符以申范非也依左傳葬鄭君喪服記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亾失尸柩者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緦者五服最下言緦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猶晦震夷伯之廟因明天子諸侯之制不謂夷伯非魯之大夫也天子諸侯易服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貌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補曰國語注曰緬猶邈也喪服記曰改葬緦韓子說喪服及此傳曰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妻爲夫如子其他皆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韓從江說以范爲非案鄭君喪服記注服緦者臣也子也妻也韓說是也喪服

明史本無近而失之知其不起近而不起是失天下君子將使人考其事知其義也注言不踰旬甚言其速耳以平王簡王之崩觀之當言不踰二旬左傳例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方苞本程子語爲說曰抑於此見經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其文則史而義卽於是乎取焉此其較著者也文烝案自天子志崩以下總論周諸王崩葬事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徐邈曰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然則傳所謂天益名其沖和之功而神理所由也會二氣之和極發揮之美者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於冥極而謂之天凡生類稟靈知於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矣補曰陰謂母陽謂父注似未了其解天字則是也人之生受形於母得氣於父稟靈於天皆合焉而後爲人楚辭天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邵子曰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體氣神卽陰陽天歟注萬物二句老子文　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　補曰凡爲母之子者皆天之子也不言父之子者省句　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　王者尊故以便文從可知　人卑故稱母子補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

傳說緦之制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江云易服而葬者疏引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君注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又喪服記注曰緦三月而除之

或曰卻尸以求諸侯　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文玉篇云節卻也廣韻云節卻也退義謂卻退其下樞之期尸卽是柩對文則異散則通也左傳曰緩也是同或說傳姑載之本不可從張大亨據之遂以七年閒嘗書王命駿未葬不稱使之說　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

何必爲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　補曰不志葬謂平桓會葬葢舊史皆有之矣君子以爲魯史非周史此改立不志葬之例取義於必其時明其不疑於不葬也文選注引劉兆惠定宇五王非魯不志葬者說具襄二十八年靈王崩下注曰舉盡也其義文九年時公羊亦同獨五王不志也　補曰志葬謂襄匡簡景四王此改曰葬桓王亦是也志葬者月甚則日也

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　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補曰曰者目經意也不志崩謂莊僖頃三王也周有赴告於魯爲近地則千里屬則文昭理必赴崩史不失志今經不志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

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鄭君曰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案此段與傳義相表裏夫禰也祖也大祖也始祖也祭祀之鬼神吾心之鬼神也故祭祀之天吾之天也吾之天者三合是也此爲道之本教之至說文曰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俜天子是乃漢儒聖人無父之妄說不足據也董仲舒繁露亦有獨陰以下數語蓋是古書成文彼無獨天句中二句作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似是而非當由轉寫妄改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補曰史記正義引逸周書謚法仁義所往同聲爲訓呂氏春秋曰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適亦往也自獨陰以下又論稱天子稱王之義推此知天王者合二稱爲稱也何休解天王義以爲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皆非傳意

劉敞孔廣森引董仲舒曰古之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季紀侯弟補曰杜預用公羊文鄑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鄑事齊庶罔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然遐舉以鄑事齊也雍曰紀國微弱齊將吞幷紀季深覩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傾故超以字補曰雍注皆非也以鄑事齊者左傳云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杜預以爲以邑入齊爲附庸是也此通解以鄑入于齊五字義舉經句不出以鄑二字者省文也傳但言以鄑事齊其文簡略而左氏賈逵說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讐書以譏之賈明於穀梁此數語必穀梁家義也書以之例庶其之等傳多云以者不以者從邾庶其衛孫林父等文以包前也黑肱以濫來奔傳云來奔內不言叛明以邑出奔他國者皆當舉叛爲重故孫林父以戚出奔晉但書叛不書出奔是其例也此之以鄑入于齊亦是叛而出奔不舉叛爲重者或當以凡出奔不重於叛故以叛爲重而此之入于齊爲附庸事不止於出奔又重於叛故不言出奔而言入不得以叛爲重也左氏劉歆賈逵說以爲紀季以鄑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鄑此說非也紀季稱字者從許叔蔡季之例傳言許叔許之貴者蔡季蔡之貴者明此亦以貴舉可知也不言紀侯之弟某者啖趙以爲兄無惡傳解衛侯之兄輒云目衛侯衛侯累也則啖趙是也傳與左異左傳皆無賢紀季之義惟公羊以稱字爲賢之杜預遂據以改左氏舊注范雍因以注穀梁後儒相沿爲說誤矣公羊言賢其服罪服罪之說從齊襄復讐而起本不可通於穀梁左氏且公羊但以稱字爲賢未嘗謂其非叛故何休注猶以叛爲言杜范等幷失公羊本意惟孫復杜諤言其惡黃仲炎言其爲自全之計家鉉翁謂貶而非褒程端學以爲季有罪不可以訓蓋有合穀梁左氏之舊

義入者內弗受也　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補曰注非也此又言書入之義與凡入同例也齊受叛人之邑非義所當受故爲不可受之辭言齊不可受則紀季之罪益著雖不言叛叛可知也疏曰此齊不可受嫌違例故重發之案疏語亦無發明也

冬公次于郎　補曰何休曰次例時○撰異曰郎休曰次宜以郎爲正次止也

者兵舍止之名左傳例曰凡帥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補曰不能救是畏也公羊同次

刺其畏讐不致者蓋舊史無之竟內兵不告廟也

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畏齊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凡會書月著時事有危雖於公發例亦無所不關祝丘魯地補曰注首二句本杜預訓食者渾言之饗大於食與燕如左傳鄧侯享楚文王齊侯享魯定公之類是也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撰異曰饗本又作享左氏作享案左傳中凡饗禮食禮之饗皆用祭享享獻字於六書爲假借猶曲禮月令禮器等篇假饗食字爲祭享也歆儀禮今文尚書等用饗者亦當爲假借二字相亂故記之

饗甚矣　補曰覆說上傳專謂夫人也　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補曰饗齊侯謂春秋之文言饗以饗之言饗又所以病齊侯病其爲鄰國夫人加以甚非正之事也女失既甚男惡安辭淫妹之事隱然可見故病之也文姜與齊襄淫亂於饗於諸會於如齊師皆有焉春秋書會但與會十之屬一例書如齊師亦與他書如不殊惟此書饗雖亦記事之直文而狐之綏綏魚之遺遺殆不可掩夫兩君相饗從無書者而獨書夫人饗其爲甚且病不已明乎所逆者內女卒例日伯姬失國略之故月也補曰注首句杜預語不日者三十年三月紀伯姬卒　隱二年履緰所逆者內女卒例日伯姬失國略之故月也補曰注首句杜預語不日者三十年傳以爲爲紀亡略之時紀未亡卒而卽亡猶未葬當以亡論補曰外夫人通言諸外夫人也不卒者經例因史例也　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書卒補曰變者旣服其喪則與常日異禮故言變與宣八年傳變字同義注言適大夫不卒此發已嫁女書卒通例注言適大夫不卒文是也疏謂莒慶齊高固並逆叔姬無卒文是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傳例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補曰鄭伯者突也孫覺胡安國高

閻陳傅良胡寧程公說張治趙鵬飛呂大圭皆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補曰葉夢得曰大猶盡也盡無麥禾曰大無麥禾盡去其國曰大去其國文烝案烝案左氏襄十四年傳記晉伐秦事曰乃命大還汪克寬引爲證幷引婦人大歸此滅而奔也謂之大去有奔事無奔文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補曰謂元年旣失邾鄫鄫而二邑之民猶有從者至此乃合國都之民幷其餘邑民皆從君避難而去故曰四年而後畢明以紀侯得民不欲言奔也

紀侯大去其國補曰去違也離也言其亦緩辭不月者小國奔例以紀侯得民不欲言奔也

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蓋抑無道之强以優有道之弱以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也何休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鄑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補曰疏曰言

春秋有因事見義者不得不舍此以滅人爲罪也若晉人執虞公梁亡之類是也文烝案前文足起齊滅旣如鄭言下文又明稱齊侯則此文本當言齊侯滅紀亦無嫌不明故可不言滅也又去者奔之異文若言滅又言奔如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則紀侯爲不能死社稷而其賢隱矣故春秋不罪紀侯者以其賢也言大去不疑爲罪文者由於不言滅也經之改舊稱傳之說經密鄰君言齊師遷紀不連鄑鄑亦不知彼傳誤字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補曰上旣不言齊侯滅紀又不出齊師齊人故稱齊侯葬以著之異於陳哀公前皇曰見齊侯之滅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葬此其書葬何也補曰疏曰此外夫人卽謂吾女吾女爲外夫人及內女爲外夫人者惟當書卒不合稱葬文烝案諸外必志葬至君子並削之則其存而不削者別有義矣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隱痛也補曰注二語本後三十年葬叔姬傳文但彼傳是總發伯姬叔姬卒葬之義以包叔姬與彼傳義各別也隱伯姬則直論伯姬書葬之義以包叔姬之卒從皆於其書葬見之至於閔紀之亾不日卒而日葬義由紀起不專在二姬之身自不可

與宋其姬類論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郜齊地補曰非也即取諸宋者○撰異曰郜左氏作禚 齊人者齊侯也 補曰公親出與狩明是齊君 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 貶內無之道補曰卑之猶言貶之貶齊侯正以貶公 何爲卑公也不復讐而怨不釋 補曰讐則善矣既不能復則怨不可釋苟見齊侯則殺之故必無相見之理 刺釋怨也 補曰刺其釋怨相見故爲卑公之文也公羊釋齊人之文曰諱與讐狩曰於讐者將壹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公羊之言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傳不言者言卑刺則諱可知明經以卑刺爲義也若不以卑刺爲義直以諱爲義則當不言公而直言及齊侯今言公及齊人則明以諱見譏諱者其文而卑刺者其義故但言諱則諱可知也不致者蓋亦舊史無之凡狩不告廟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補曰孔穎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彊理紀地有師在紀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師而已 可補曰此爲凡書如師如會者發例注末二句可刪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師與國異也孔廣森曰戎事不邇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文丞案如齊師之爲非禮當與會同論皆不若饗之甚謝 湜等說未是

秋郳黎來來朝○撰異曰郳公羊作倪段玉裁曰公羊蓋作兒五兮反十五年可證黎左氏作犁 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黎來名也補曰未爵命於周附庸國重發傳者前稱字此稱名前是盟此是朝嫌有異也注本左氏公羊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朔 補曰公與其伐致來王人之救足見齊宋君親來不言陳侯蔡侯者省文 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 言貶之卑之猶 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王不欲立朔也

補曰案上經言公及齊人刺釋怨而卑之卑其相見而諱若不相見也卑之之義即寓於諱之之文則此經人公當亦同上諱不沒公直言及齊侯此諱亦不沒公直言會齊侯其諱亦正相等但上經卑公專以釋怨相見起義卑之即是諱之此經人公則不專是齊魯之故乃以逆王命起義會即無齊齊即非讐亦當人公不專為諱也春秋包含萬理而其義之重且急者乃經之本旨陳傅良趙汸說此伐衛及後圍鄆以為公與仇人接春秋終諱之萬斯大謂使若終不相見者其論固是而此經本義猶未得也圍鄆不言公亦為諱此經則不專為諱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於義善故重子突功不立故著其危補曰疏曰日月之例見危者惟施於內今施之於外者范荅薄氏云王者安危天下所繫故亦與內同也文烝案何休曰救例時此經例也史例皆月○撰異曰三月各本誤作二月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呂本中集解張洽集注程端學本義李廉會通改正左氏作正月

釋例

稱名貴之也何休以為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為字誤爾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補曰案何休注意突仍是名與廢疾異史記自序曰春秋褒周室諸有尊貴文者皆褒也陸淳曰天子無上無以褒之故褒子突則王美可見也孫覺曰春秋之義天王無褒非無善也其善者衆不可以一善褒也天王無貶非無惡也天王之位非為惡者居之雖有惡不加貶焉故善天王之救衛而書子突之字貶王師之敗績而以自敗為文蓋曰天王無褒又其善不可掩也則褒其臣天王無貶又其惡不可諱也則所以推尊而責備之也

善救衛也補曰疏曰計王者有伐無救而云善者朔叛逆王命天子廢之立其嗣子而遣師往救有存諸侯之功故曰善不可以大平之法格之文烝案疏說固通但據周禮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則大平亦有救法書救即為善與上稱名貴之各一義羅喻義曰春秋筆法空處最奇隱之薨不地不葬知有亂者桓之薨前書夫人如齊後書夫人孫知有淫者衛朔之入書王人救衛知有天子所立之公子黔牟

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補曰此句通謂凡救凡救皆善非善則沒其救文如襄十一年秦人伐晉以救鄭彼時晉伐鄭為近正秦救鄭無善春秋不言救故言救者必善即知伐者之非正矣胡安國得其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據九年伐齊納
上經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補曰問
曰公羊曰晉王也與此同入者內弗
受也補曰此發君入通例故重舉之朔嘗爲君不言復何用
入者方欲絕之若其本未有國劉敞曰不與復
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絕補曰何休曰絕者國當絕徐彥曰
絕有二種一是絕滅其國一是絕
去其身朔之名惡也補曰與朔入逆則出順矣補曰疏曰順者
出同義朔
仍是惡也一解此當文自相比之入爲逆則出當爲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補曰
解出名曰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公羊
也解入名曰絕曷爲絕之犯命也
秋公至自伐衛補曰上冬伐此秋至歷四時之久甚於伐楚之
屬不月者此在不致之例致之已足見危不須
月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據九年伐鄭取
與襄九年本傳顯戾當云據
朱及伐邾取須句之屬皆不致
成也補曰不致則知其爲惡事矣而云不致無用見者此之
惡事謂公與王人戰也戰在伐後不致則見伐不見戰

張自超所云似王人來救而諸侯之師已散衛朔自入于衛
是也故下有分惡殺惡文而先以此文見惡之成乃是特變
常例轉存史文也僖二十六年至自伐齊傳云危之此亦得
兼有危義而見惡之意爲多故言見惡也董仲舒曰春秋視
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若此類不言則
不見是之謂大明葉夢得譏此傳非也
螟補曰自此後無書螟者高閌曰螟食苗心蠹無所不食螟之
爲災較蝝爲輕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
不勝書書
其重者耳
冬齊人來歸衛寶補曰何休曰寶者玉物之凡名說文曰寶珍
也○撰異曰左氏作衛侯誤左傳亦曰寶孔
穎達曰案說文保從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
寶或作保與侔相似故誤作侔耳文烝案說文孚从爪子古
文作采采从采采古文保保亦聲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
然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寶於齊齊過齊然後與我齊首其事
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減補曰注全失之首猶
主也下齊齊爲我下也言惡言惡戰卽上之惡事經無戰文
故言戰以明之也時齊率諸侯與王人戰共敗王師惡不可
道衛侯以爲有功出寶賂齊齊又讓魯齊所以讓魯者公羊
稱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明魯尤多戰功故讓

魯也衛賂齊而齊讓魯是受賂者魯也郜大鼎之賂以取爲文濟西田之賂以齊取爲文取者受賂之辭今不言取衛寶于齊與取郜大鼎于宋一例而以齊人來歸爲文則是以齊爲主但言齊讓賂不言我受賂而齊之惡戰彰故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齊人來歸衛寶與齊侯來獻戎捷同文則是經之立文又使若齊自爲我下齊而來我弁不爲惡戰則殺矣之惡戰隱故又曰使之如此傳之旨若不以取鼎獻捷兩文觀之則不得其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是魯地
故重發傳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補曰各本此經下衍夜中星隕如雨六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昔本或作宵左氏恒星者經星也經常也謂常列宿補曰公羊曰列星也疏公羊作夜公羊一本無恒字曰周四月夏二月常列宿者南方七宿也孔穎達曰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云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文烝案四方二十八宿稱經星故木火金水土五星稱緯星合之爲九星也又古書星辰連文者皆以緯星爲月所會也周禮大宗伯注疏有此說

日入至於星出謂之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星既隕而復雨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補曰爾雅曰爾雅曰隕落也墜也夏小正傳曰墜也注解如雨非也下論之引鄭君者駁五經異義文見開元占經也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趙汸曰公羊稱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魯史舊文漢志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不及地尺而復郎未至地滅也古今星變固有如此者其所隕者星之光魄故雖多而不見在

昔補曰此以夕訓昔也廣雅曰昔夜也王念孫疏證曰凡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夜左傳列子注並訓昔爲夜莊子音義昔夜也案昔之言夕也夕時亦謂之昔故夕昔古通用詩樂酒今夕楚辭注引作今昔是也周禮腊人注腊之言夕也依說文昔腊本一字不見者可以見也補曰大戴禮夏小正傳說參則伏曰星無時而不見我有

地之形戴溪謂積氣消散所致葢比他異尤重許翰所謂王運終而霸統起矣○撰異曰隕公羊作霣後同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星既隕而雨必晦暝安知夜中乎補曰春秋之文言如與言而異如雨之雨與不雨之雨異左傳言與雨偕劉歆杜預讀如爲而讀雨如今上聲字范依之皆非也劉敞固言夜雨不足記矣傳舉經下句以釋上句而先設問辭杜謂引集義得之中者不須臾故下言其幾而發句如此穀梁子太史公文章之工柳宗元有得焉往往在發句處更端處　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明實錄也補曰包全經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幾微也星既隕而雨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爾非億度而知補曰著焉爾唐石經初刻作實著焉爾注第二句當刪　何用見其中也何所據　史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失星變之始而錄知夜中補曰時加公羊至乎日若時之時一日夜有十二時史記麻書謂之十二節曲禮曰信時日孔穎達亦謂四時及十二時也時者期也時加子曰夜中亦曰夜半依素問天官書吳越春秋及左傳昭五年杜預注寅曰平旦卯曰日出辰曰食時巳曰隅中午曰日中未曰日昳申曰晡時酉曰日入戌曰黃昏亥曰人定子曰夜半丑曰雞鳴范意謂史檢漏刻而錄之案周制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見周禮及毛詩傳周禮注曰以水沃漏夜則火視刻數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又說漢法曰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孔穎達曰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也　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補曰我者我魯又君子自我也知見也隕者見其爲星而已莫明其爲何星　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言我見從上來接於下然後可言雨星今唯見在下故曰隕星補曰此亦設問辭非也隕與雨皆自上下下之稱疑隕卽是雨矣何以言隕又言如雨文意與則是放命則是大利皆同　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解經不得言雨星而言隕星也補曰此解如雨也在物言著在人言見傳互文錯言之著上見下謂上至下乃見疏引徐邈以著上故言如雨公羊曰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觀乎公羊則傳義益明矣夫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者舊史之紀實也君子據其文改之曰星隕如雨春秋之正名也雨雪雨雹時刻不絕雨螽上下皆合舉首卽見衆目昭然雨星則異是故不直言雨而謂之隕如雨也言雨則必先言雨

而後言其物言隕則其文各隨所施星隕與隕霜異蕭楚謂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隕後言霜星麗於天見隕則知之故指言星隕也星隕又與隕石異傳解隕石云隕而後石左氏說爲隕星杜預謂隕石者見在地之驗不見始隕之星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於四遠不見在地之驗也若然則隕者主於下之辭也先言星後言隕又有主於上之辭焉其言如雨宜也言星不言石又有不及地之辭焉不須更言不及地而復也舊史之意經乘悉該之惟尺者約計之辭非由實定故置而不論○公羊之不修春秋王充解爲魯史記是也其解如雨謂雨從地上而下亦可通於著上見下之說但讀雨爲是也案雨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隕而復故曰如則未上聲殊非傳意而以從地起者之復地明從天隕者之復於天紆曲實甚矣至啖助以爲奔流者衆如雨之多引詩雨無正序語案隕與流異如雨白足見多若讀雨上聲而喻多詩辭有之非史筆也詩書禮易其文體辭例與春秋各異詩有韻諸經傳古書亦往往有韻春秋質也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補曰疏曰無麥苗異於常故重發之

無麥苗補曰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麥苗同時也麥與黍同時死補曰魯於周禮周書當青州兗州之地青州穀宜稻麥兗州穀宜四種四種者黍稷稻麥也黍稷稻皆稱苗何休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何說是也此言麥苗謂二穀或二穀以上苗猶可復種是年不收者惟麥一穀不升謂之嗛不謂之饑故冬無饑文凡諸水旱螟螽之等苟其害不至無二穀則但書水旱螟螽而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補曰疏曰再發傳者穀是齊邑也文烝案文姜三會皆具發傳明後洮陽穀卞之屬皆同義可知故不復發也文姜之孫齊不言姜氏既取義於臣子大受命會禘以下皆言姜氏但以非正非禮取義者前之辭嚴後之辭婉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言人則無善耳我國人猶以爲君之兄猶以爲國小君也此夫子之語顏淵所謂親屬之言也春秋因事因時而抑揚輕重其文游夏不能贊一辭卽文姜孫會諸文可見而穀梁之合經亦見矣○焦袁熹曰夫人饗齊侯如齊師及諸會齊侯先儒謂皆以國事出也夫魯既不能討齊齊復何憚於魯而六七年間二國之交日益親密四鄰既從齊令亦無一旅之師涉魯竟者皆夫人之爲之也夫人既沒謚之曰文婦人無武事言文則美備非有非常之才智何以得此聲乎文烝案金履祥已有此說深合事情世衰道微邪說紛起故魯桓妻齊襄皆獲美謚而桓妻別作謚焉然猶爲之肆大眚者以其淫而害夫公議不可違耳

盾注坿列

第三葉十六行揩从手即攪

五說皆即是可爲善可爲不善之說第四葉二行淮南子亦云四

雄所謂善惡混也韓子所謂中品也十三行爲字十六行

作原性者誤聖人十七行善談名理四字

言復禮不言復性潘輿嗣墓誌銘十九行鄭君解

理亦云理猶性也必如朱子云在廿一行張程朱言性皆周

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方得分明廿二行子太極之學也太

極之學實從易大傳三句來第八葉十七行鹿從二字依孔氏說

平湖何錫驊
江山劉毓崧校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六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六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補曰注用

左氏賈逵注賈用穀梁家說也此次葢公不在故言師不言

公非諱也陳蔡稱人者略之爲衆辭也以者內爲志之文與

桓二年同書者善之別於他之有畏者也次陬補曰

非畏自明故不假加文別之月者爲下治兵日次止也補曰

傳者此有俟文嫌異也俟待也補曰待也明非畏

甲午治兵補曰不地者于郎也承上次可知左傳曰治兵于廟

非也日者時史善而志之又日之經仍之也○撰異

曰治公羊作祠鄭君駁五經異補曰兵革將出治其

義曰公羊字誤案謂聲之誤也出曰治兵習戰也補曰兵革

事爾雅曰尚威武也係入曰振旅習戰也振整也旅衆也補

炎曰幼賤在前貴勇力曰閱雅曰反尊卑

也孫炎曰尊老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

在前復常法事故敵人

不至補曰陳蔡不至則治兵有效又云兵事以嚴終者言君子之取義如此也兵將出而治兵猶三年田而大閱亦國之常禮史以此治兵陳蔡不至最有功效故特志之而經因以事嚴見義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劉晝謂之五德曰善猶好也故曰善陳者不戰補曰陳謂軍陳行列此之謂也終事之謂

爲國者不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江熙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爲素嚴不須曜軍列陳江熙曰上兵伐謀何乃至陳

善師者不陳師衆

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江熙曰辟實攻虛則不死

善陳者不戰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熙曰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補曰江熙說愚有取焉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列子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李軌法言注曰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此即五傳叔孫穆子稱立德立功立言雖久不廢死而不朽也夫生死者吉凶之極也釋名曰吉實也凶空也然則死而不亡者以其空而猶實也論聖賢之心則有若無實若虛論鬼神之德則無如有虛如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尋老氏死而不亡之說實合儒術至言浴神不死則取義元遠求之過深由以道受命之說而遐求之不死謂之無明由善死不亡之說而過求之謂之不死謂之無生皆聖賢所弗論也此五句承上廣言之皆古書成文漢書刑法志稱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蓋脩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贊夷猶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也湯武陳師誓衆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也齊桓南服彊楚北伐山戎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也楚昭王國滅出亡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也疏引舊說曰善爲國者不師謂古明王時導德齊禮不起軍師而四海賓服則黃帝堯舜是也善師者不陳若齊桓伐楚不設行陳而服罪也善陳者不戰即此魯能嚴整終事而陳蔡不至也善戰者不死若文王伐崇因壘而崇自服也善死者不亡若伯舉之戰吳師入楚父老致死還復楚國也文烝案此皆各以意言其解亡字又並爲亡國也鈔本北堂書鈔引逸周書大武曰武有七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陳善陳不戰善戰不鬬善鬬不敗鹽鐵論曰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文各有異周書政即征字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補曰降義在三十年傳○撰異成者盛也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邾也曰兩邾字公羊並作成其傳曰邾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

是用師之過也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郰自降補曰言不使齊師加威明實齊師加威也左傳稱郰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蓋齊不與魯共謀獨自以威力降郰魯爲齊弱郰又同姓不欲直言齊師降郰故婉其文使若郰自欲降于齊非齊以力降之也不使齊師加威於郰猶元年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注未盡其旨公羊以爲諱滅同姓變盛言成又辟不言降吾師非也劉敞曰實共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於魯又獨言齊改白爲黑曰已爲人皆非聖人之文也文烝案鄆爲紀邑降卽爲取郰則國也若已滅不得但書降爲取郰補曰爾雅曰還復返也二字訓同辭異以利故辨別之王說卽朱子說最爲明確餘如和同驕泰之

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以事未畢故所之辭是也事未畢者據其國其辭曰復呂大圭云反其至而未至其辭曰還呂大圭云自彼反此而未至國之辭是也襄十九年傳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加二字則意尤明矣凡訓詁相同字如還復獲得及晉弗不而乃奔孫刺殺之類春秋別白其辭無所假借蓋訓詁之法同類相通制作之文正名爲正文字亦自有理也又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王引之據左傳文十八年注哀十六年注離騷注周密也親也合也又據說文大司馬注矣語注比密也親也合也以爲周比同訓而周以義比

旨闡達政事之義聖有恒言孰非春秋之教矣遜也郰已降而以未畢爲文者益所注既失未畢之義言滅又誤也滅同姓之國示不卒其事補曰魯畏之不敢伐其師故退避而去傳言此不言復言還爲至而未至之辭者以其退避不欲盡其辭與晉士匄略同也左傳上圍郰實公自將陳傳良以爲莊之會齊皆譏故不言公文烝案齊侯或不在而會讐伐親亦不可明言公然則師卽是公此言師還者當依趙汸以爲公至自圍郰之變文也文十三年公及晉侯盟還自晉公亦言還故言還不嫌非公也傳不說諱公言師者以師之還春秋無一書今特書之明公在矣惟以還義未明故發傳以明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補曰下年傳曰公孫無知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補曰重發傳者諸兒罪重嫌義異故重發以明與祝吁同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月與不月地與不地之異故重發之劉敞疑無知非大夫不得解以大夫例王念孫曰大夫二字衍文涉上下文而衍也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呂大圭曰踰年而不以成君書之正其爲賊也正其爲賊者明以

賊討之也不正其爲賊者明不以賊討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暨魯地○撰異曰暨左氏作蔥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暨

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補曰此及下二句文體與昭十三年傳取國者稱國以弒三句同也言今可以及者以齊無君之故明所以不沒公又不稱齊人也大夫不名無君也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補曰言齊大夫既以無君不稱人則當以氏名見今不名者亦以齊無君故也無君不當稱名又不可稱字故直書大夫而已然劉敞曰諱則沒公足矣文承爲人者眾辭使若衆當稱人矣公羊以爲諱與大夫盟使若眾也

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變盟立小白補曰不日又不月者蓋以齊無君異之

制當可納而不納補曰賈逵服虔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義制命之梁家相承說也

故惡內也幸而讐人斃國嗣奔大夫來迎制皆在我及是時而急納焉庶幾猶可雪恥計不出此而盟以要齊事機既失恥辱彌甚故不日以惡之也上言不日其盟渝此又言惡內者觀其不日則知齊盟惡內在齊固無信而所惡在內也不致者會大夫也

夏公伐齊納糾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春秋於內公子爲大夫者乃記其奔子糾不爲大夫故不書其奔鄭忽既受命嗣位是以書其出然則重非嫡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略故許叔蔡季小白重耳逼亦不書出補曰納上言伐者公羊以爲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案下有小白入則公不能納糾自明晉納捷菑言弗克納又無伐事公羊非也此實是伐伐也謂高傾趙鞅之屬皆以帥師當伐文君將則不得言帥師故此言伐也公羊以不稱公子糾爲君前臣名范以不稱子糾爲挈辭言挈辭是也孔穎達文十四年正義謂不言齊糾者蒙伐齊文與挈辭說異未可用也不言納糾于齊者孔氏以爲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此說是也凡納皆爲篡此下有入文則不嫌是篡何休曰不月者非納篡辭孔廣森以爲納不皆爲篡納例皆時孔說亦近是范言許叔蔡季之等許叔蓋本無出事此等或書或不書皆史例之舊也以臧孫紇公子慜觀之則內奔有非卿而書者矣外奔書弟書公子亦不必皆卿也又有宋萬爲卑者○撰異曰左氏舊有二本或作納糾或作納子糾唐定本始以有子字爲正徐彥陸德明所見左氏亦有子字徐彥當是晉宋以後唐以前人或疑爲北齊人也沈文何據傳鮑叔來言子糾親也謂齊人

稱子糾非也此傳便文耳猶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仲尼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何休曰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故卑之曰人今親納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讐不復讎也至於伐齊納糾讎當可納而不納爾此自正義不相反也甯謂讐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補曰此范之誤傳釋經不誤也齊變者謂是時齊人已歸迎小白卽上傳渝盟是也當可納而不納以致齊變變而後伐取敗之道故下文直書敗績不復爲諱又所以惡內也上惡內謂盟不書日微見惡意此惡內謂戰不諱敗明著惡文皆惡其當可納而不納然者魯所讐齊襄也襄已殺死何讐與復讐義不相涉所以然者管子史記本僖之子襄之弟卽以爲之有子糾小白據左傳管子襄子而讐子亦不爲讐詞不及嗣怒不可遷是時而猶言復讐此公羊論非君子意也鄭說未爲詳備而委曲推究大概得之范氏讐無時而可通之言猶襲用公羊語宜多誤矣若然魯與齊已不可以讐言而後文如齊親迎夫人姜氏入又爲不可者夫人所以崇宗廟妃匹之愛謂之親膚故讐人之女子子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程子姊妹皆不可以爲魯夫人故曰夫子曰非理明義精始未可兩傳取黃澤之意而暢之庶不謬於穀梁此年齊小白入于齊補曰不月者疏以爲與公伐齊同時既伐例不月文丞案傳云先入入不後於伐也故以伐爲主何休曰移惡于魯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是也以惡曰入補曰以惡卽內弗受之例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子糾奔魯小白奔莒補曰本左傳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補曰糾與小白皆僖公庶子而糾爲長襄無嗣子立庶弟宜立長者故齊人迎糾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補曰齊變而後魯納糾時小白已入左傳亦云自莒先入也孔穎達申杜曰伐齊納糾始行卽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補曰僖十七年傳曰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諸公子爭立國亂故危之補曰魯師雖之失德削史文者賊
已討以討賊爲重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
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齊地補曰杜預
也案左氏公羊戰者公也此無諱文不言公者承上伐齊可
知孫覺趙鵬飛程端學趙汸得之劉知幾謂尚書務於寡事
春秋貴於省文趙匡謂春秋省辭以從簡孫氏亦謂春秋之
法文從簡易文烝以爲聘禮記言辭多則史論語言文勝質
則史君子修春秋變乎史矣客言及者由內及之不直言師
敗績者文承齊師故言我以相別與我入邾同皆
屬文之宜也不致者此著惡內文雖納正亦惡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補曰此本公
其宜爲君文烝案齊稱人者羊也何休曰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
辭例不地亦略之不日者實未成君　眾外不言取補曰不以
也宣元年昭二十五年傳皆曰內不言外取於內
取其意一也不言取者經例因史例也言取病內也取易辭
也補曰凡取皆易辭傳因以
明通例左氏公羊例皆同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猶言

自齊之子糾今取而殺之言魯不能救護也補曰是彼之子
糾直從內取而殺之若取物然此所以爲病內公羊謂脅我
使我殺之左傳以爲鮑叔帥師來言是也此非韓穿來言之
比故不得書矣劉敞曰內私人之國而奪焉外敗人之師而
脅焉是取其子糾戮之而已矣葉夢得曰此子路子貢所謂
桓公殺公子糾者蓋凡義所得殺者殺在上衛人殺祝吁齊
人殺無知是也義所不得殺者殺在下齊取子糾十室之邑
殺之楚誘蔡侯般殺之蔡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

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補曰藏隱死罪或云以干乘
之魯而不能存子糾猶不如小邑　以公爲病矣補曰七句又
冬浚洙補曰杜預釋例曰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泗水下合泗　浚洙者深洙也補曰公羊
傳浚深也爾雅作濬說文作　病內意
容濬謂鑿深通之爲阻固　浚洙者深洙也訓同毛詩
在魯北齊　著力不足也畏齊難補曰注本公羊也何休曰洙
所由來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不日疑戰也疑戰者言
戰以詐相襲補曰疑戰猶公羊言詐戰　不剋日而
疑詐同意何休曰詐卒也齊人語蓋誤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勝內謂勝在內補曰言敗則亦戰也詐戰非戰而謂之敗者勝在內舉其勝者言之非是成敗之也凡敗師不日者皆非成敗之雖發例於內其餘亦無所不通不致者凡敗某師之屬皆不致克敵而反無危故也

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補曰舊史侵皆月君子略之

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譏而月之補曰惡之而謹月即往月危往之例疏曰舊說以為公與宿盟宋方病宿故公侵之若此則何惡也公與宿盟經無其事為宿侵宋傳無其文是舊說妄文烝案不致者惡事也

三月宋人遷宿補曰月者例也遷者遷之者皆同例惟許為變例疏曰許四遷不月者以其小邾之如邑也遷紀不入諸遷例前辨之遷亾辭也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亾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補曰公羊引子沈子曰益因而臣之杜預以為強遷之而取其地也案書堯典竄三苗于三危亦作檠三苗舉陶鼓謂何遷乎有苗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葉夢得引此舜與成王二遷以為遷者但徙其地孔傳言滅奄而徙之者誤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亦存其君長而徙之但諸侯所不得為故見譏焉又謂周禮大司馬凡伐之法有滅無遷蓋伐得之而後遷非以師直遷尤見先王之慎乎遷人非如有苗與奄亦不為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國亾不復見經不言滅者言滅則殺

往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故復見復見故地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其君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

二例疏曰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例故不發之遷陽不發從此省文也遷有二種傳文三起例此是亾辭之始邢是復國之初許獨自不月故三發之也范略例云凡遷有十亾遷三遷紀遷宿遷陽是也好遷七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蔡遷州來許遷葉夷白羽容城是也文烝案范例及疏并言遷不與專封不書杞遷于緣陵又遷于淳于以其皆言城略而不書邾遷于繹晉遷于新田楚遷于都事皆無危史本不書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補曰月者為下敗宋次止也畏我也傳者嫌外

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不日疑戰也補曰孔廣森曰左傳公子
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此詐戰不日之證 傳者二師次而敗
一師嫌有異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 莘蔡地補曰獻武蔡哀
侯也不書日與雞甫異者疑戰也○撰異曰武本亦作舞左氏公羊作舞案周禮射有興武馬融云與舞同荊者楚也補曰荊楚以國言詩商頌謂之荊楚 何爲謂之荊狄之也補曰狄之故不欲言其國名略以州舉此傳與後十四年傳亙相備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補曰公羊僖四年傳亦言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漢書賈捐之謂其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今考殷之中興武丁伐荊楚周之中興宣王征荊蠻並是後至先叛之事以二代同有此患故言必也陳奐曰楚當夷厲之際其國漸大侵犯中國故宣王中興既命方叔南征又徙封申伯於謝邑以禦南方其事皆在初年至宣王之末當楚若敖之初左傳稱若敖啟辟山林其喪南國之師已載見於國語幽王荒廢荊叛不至漸漸之石是以爲刺平王東遷楚

患尤甚申甫與許並勞屯戍魯桓之世楚已稱王漢陽諸姬鬻食殆盡矣○李光地曰學者謂夫子周游諸侯之邦采其國史而作春秋誤也如果夫子參采晉乘楚檮杌而修春秋楚文以上晉獻以前翦并諸姬滅翼作晉其事甚章夫子何川壅之而沒其木乎荊於是始書始通也秦晉以暨晚出之吳越凡其入經之先後皆然也推此例則有赴告而後有書舊史有書而後春秋有筆不以他史益國史故事有沿故而遺其以聞見甄所因故事又有革舊而審且信也文烝案左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又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既稱不告亦不書此自是史氏相承確鑿有據之言杜預以爲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益近之矣穀梁雖無明文而近不失崩一條正周有赴告之證卽公羊亦云卒赴而葬不告觀於崩卒則他事亦可推也啖助乃謂公羊穀梁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左氏舊解皆言從告二者之說俱不得中此其所見卓絕以論左氏則可以論公羊穀梁則未可學者治穀梁當以李氏此條及僖三十二年徐邈注爲定

蔡侯何以名也據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不名

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補曰公羊與此同何休曰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文烝案戰既無勇敗又不死未能奔亡乃見俘獲可何氏又曰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

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敗晉師補曰經例夷狄敗中國言敗復言戰不直言敗與中國相敗者同文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補曰猶外敗內之直言戰也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蔡侯及荊戰于莘而後言蔡師敗績蔡侯既能戰何以見獲乎夫蔡師所與戰者夷狄也非晉與秦比也蔡侯君也非齊國之盡言戰實彰君職之虧是其恥彌深於文不可也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補曰釋解也解釋之者爲中國殺恥上二句反言此正言以歸猶愈乎執也爲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補曰重發傳者獲諸侯與王臣異也執卽獲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曰其名失國也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罪也凡書奔者名有二義譚子國滅不名蓋無放此補曰爾雅曰滅盡也又曰絕也何休曰取其國曰滅注解不言出杜預用公羊文也葉夢得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王周公而後可滅人非武王周公而滅人之國交相滅之道也鄭玉曰三王之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齊桓殺糾得國殺一不辜矣滅譚立威行一不義矣月者何休以爲惡不死位文烝案月自爲滅兼施於奔說見昭三十年滅不日例在後十三年傳舊史滅皆具月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譚說文邑部作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鄟鄟魯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補曰重發傳者敗菅前有伐宋文嫌此與異也其日成敗之也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伯禽之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古者戰必結日結日者得正故日之以成其敗之事公羊謂之偏戰者也此爲內言敗師者發例亦通於外惟殺爲變例宋萬之獲也補曰獲宋萬不書者卑者不志又內不言獲左傳在乘丘之役

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補曰不書者經例因史例也魯史爲殷之後記災而經仍之也孔子亦殷人則襄九年傳云故宋是也於彼論之王者之後也補曰水嫌外災與內異也高下有水災曰大

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補曰此猶外相如以過我書公羊同何休曰明當有送迎之禮左傳謂齊侯來逆共姬非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酅紀邑也紀季所用入于齊者紀國既滅故歸酅補曰何休曰月者恩錄之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江熙曰四年齊滅紀不言滅而言大去書非歸寧且非大歸也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酅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閒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女得申其志補曰傳曰歸者歸其所也紀國既滅而酅爲齊附庸猶立五廟是得其所家鉉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文烝案喜而言歸者經順魯而喜之也言歸不嫌若嫁者上繫紀前有以酅文也注來歸三句本杜預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捷宋閔公○撰異曰捷公羊作接徐彥公羊疏曰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是也案今穀梁不作接爾雅曰接捷也二字通用宋萬宋之卑者也補曰南宮萬非命大夫卑者以國氏補曰此發例皆爲卑者也不目言者稱人之例與內之直書其事者並言而曹莒諸小國無大夫者雖大夫亦稱人足知其亦是卑之即楚之先亦足兼見也此發以國氏之例乃與內之不氏相當而曹莒諸小國雖大夫亦以國氏知亦卑之即楚及吳皆足兼見也惟公子公孫弒君篡國其以國氏則爲嫌文不入此例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仇牧扞禦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補曰仇牧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不畏彊禦也疏曰復發傳者孔父先君死發傳以明閑此則後君死故又發傳文烝案孔父爲司馬仇牧不知何官要以從晉荀息之例則不從四殺大夫不稱名姓之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人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補曰疏曰無知既經三月齊人得殺之故書時文烝案左氏載續經三年事外大夫奔者八而哀十四年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十五年夏五月齊高無

丕出奔北燕十六年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四者皆月則知舊史外大夫奔多以月爲例君子悉改從時例而閒以仍舊文存月者爲變例也據左傳萬亦卒見討不書殺萬者或史本無之或經欲別於失嫌之文既不書殺故亦不書葬或者葬在殺萬前雖書殺萬亦不追書葬也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撰異曰齊人左氏公羊是齊侯作齊侯蔡邾君蓋亦親至傳不言者略之左傳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孔類達以爲新君位未定齊爲會以安定之孔說是也

其曰人何也始疑之 補曰疑齊也疑者謂春秋之文也下傳曰信齊侯也二十七年傳曰信之也疑之文此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 補曰非受王命之信之皆謂春秋之文此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 補曰非受王命爲侯伯也伯者長也蓋卽古所謂二伯其在內曰王官伯在外則曰侯伯矣戰國策先生王升曰先君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大伯立爲大伯者謂二十七年賜齊侯命既曰大伯明是以二伯準之卽知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亦不異也讀伯長言之曰霸白虎通曰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其釋霸是也其曰方伯蓋非也案王制八州八伯之方伯此曲禮所謂牧左傳所謂侯牧尚禮八命作牧是也又有二伯分天下爲左右此曲禮左傳所謂伯左傳又稱侯伯王官伯周禮九命作伯是也公羊每言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似以方伯爲侯伯命爲侯伯又似以侯伯作牧亦似以牧爲二伯之伯名稱通借所未審矣詩旊王序云責衛伯其下文明言方伯而鄭箋乃謂周之制使伯佐牧以爲方伯者州牧也牧之下又有州伯二人佐之則衛宣公爲之也下泉有郇伯謂二伯而箋亦爲州伯如鄭所云更滋叛亂

將以事授之者也 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補曰注非也此謂春秋將以伯事授桓也此年將以伯事授之二十七年遂以諸侯授之此言授伯事彼言授諸侯其意一也齊桓晉文春秋所重故繁露言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而孟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是春秋之志也楊子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闕盛衰焉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子不膠者卓矣崔寔政論曰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識達權救撥之理楊崔所論最合經旨足與曾子子石孟子之語相爲發明者也孟子他日又言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謂

之小補此則論語小管仲之意亦卽僖二年傳仁不勝道之意乃義理之極至述作之指歸而不害其爲與桓文也蘇洵作春秋論謂夫子託周公之心而後可行桓文之事斯言盡之矣若夫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荀卿董仲舒亦言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伯孟子又言不爲管仲言以齊王猶反手言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興夫司馬遷列傳劉向新序言管仲能霸不能王故孔子小之凡此亞聖之權辭後儒之推說也夫桓文之事備載於經論語稱之不必無道而蓋稱也管仲尊周室豈宜以齊王夫子小其德非以霸小之至孟子則其時有異故夫子爲東周謂行周於魯孟子王齊梁則謂代周而王而論管仲亦異也大戴禮孔子三朝記言尚昌霸諸侯以佐紂以文王爲西伯故謂之霸猶共工氏之霸九州但其繼世遂王天下而德又與玉霸異以位則霸以德則王猶後儒論漢與唐以位則王以德則霸此非王霸正解也文丞昔年十四時先君子誨以孟子各條之義謹述遺意因而詳之俾眾說共貫焉○摠之謂春秋尊王而亦與霸可也謂春秋貴王賤霸亦可也尊王而亦與霸者以位言之王霸也故孫復李覯司馬光皆以霸爲伯則謂王霸無二道也貴王賤霸者以德言之王霸也故孟子荀卿董仲舒皆以爲霸劣於王而漢孝宣言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也

曰可矣乎未乎 邵曰疑齊桓雖非受

命之伯諸侯推之便可以爲伯乎未也補曰曰者曰經意也此注較下十六年注爲勝彼注解此文謂諸侯之意此注謂春秋之文此注是也春秋於此文以爲可以事授之乎未可以事授之乎是之謂疑

舉人眾之辭也 稱人言非王命眾授之以事補曰注言眾授非也其首句亦不了上言稱人爲疑又釋疑意而稱人所以得爲疑者其理未顯故復言稱人者眾辭齊侯從眾辭則隱其爲伯之迹宋陳蔡邾之君從眾辭則不爲從伯之文故得爲疑也左氏公羊之經皆言齊侯一字之譌而精義泯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曰微國也 補曰發例以包譚也國語曰軍譚遂而不有葉夢得以爲妄李廉以爲誇大桓公之辭凡國滅不言其君者公羊曰國滅君死之正也何休謂舉滅國爲重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齊地 **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 曹劌之盟經傳無文蓋有信者也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譬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補曰范意以公羊要劫之說爲可據而非爲請所侵汶陽田要劫也案荀子稱桓公劫于魯莊此要劫之證戰國策屢言曹沫劫桓公而魯連

燕太子丹皆言反地此又因請田要劫之證　桓盟雖內與不
公羊葢得之劇或作沫者王當云聲之誤　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
日信也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盟之例以申上句意與公羊
盟猶不日補曰此發桓盟之例以申上句意與公羊
同謹日所以明信大信則不假謹之二幽洛姑貫首戴宮毋
挑牡丘入盟皆書月此及召陵但書時者此有要劫之事召
陵楚來受盟故略而異之要同以不日爲義不致者離會也
又桓會皆不致明安之例在後二十七年傳○五經異義公
羊說復讐之義不過五世許愼謹案公
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
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
百世之讐也從周禮說文烝案公羊分別國家以爲國可家
之周禮說與國君之事亦不合
不可故許氏但就國君之事折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補曰程子曰將卑師少曰某
人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
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
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
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胡安國曰葢齊以制
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李廉據國語管子書管仲制齊萬人爲
軍凡三軍有士三萬人以爲比之周制誠爲簡便故曰節制
之師此三說得之文烝以爲兵數既少其用之又恆少耳白

陽處父以前師少稱人
雖尊卿爲將亦不別

夏單伯會伐宋補曰陸淳曰左氏謂單伯是周大夫若然何得
會鄄之時不列序而言單伯會齊侯乎孫復劉
敞亦云會下不再出齊人陳人曹人故
會事之成也伐事已成單伯乃至補曰會事之成謂諸
侯伐宋之事已成而單伯乃會之也因經
特釋之明與隱四年伐鄭異

秋七月荆入蔡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補曰何休曰
充青徐楊荆豫梁雍文烝案周禮逸周書九州曰楊荆豫青
充雍幽冀幷疏曰檮杌云楚子貪淫爲息嬀滅蔡故州舉之
是取左傳之說非也
此與十年傳同耳
州不如國言荆不如國
有以國舉者
國不如名言楚不如荆不如言吳荆改稱楚後未
名不如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
本爵稱王者州之國之荆徐吳於越是也黜淫名也若戎
狄等爲種號則又異矣微國本未爵者名之字之邾儀父邾
黎來蕭叔介葛盧是也著實錄也若寰內諸侯書字則以不
嫌而同辭矣州劣於國字優於名州國一類名字一類傳言
國不如名者便文連言之謂四夷不如微國耳公羊於國上
增氏與人於字上增子學者因謂春秋以七等進退諸侯其

說多不可通宜
葉夢得駁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撰異曰宋公衛
行本補正鄄左
氏公羊一作甄復同會也諸侯欲推桓以爲伯故復同會于
寮一疑之外從北杏可以見義故自
此無疑文內始會非公故疑文在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復同會也爲欲推桓
爲伯故復會於此補曰左傳曰齊始霸也疏曰重發傳者
諸侯至此方信齊桓故更發之文烝案當云方伯齊桓
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補曰疏曰重
淫恐異故發之者此非
發傳同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宋主兵故序齊上也班序上下以國大
小爲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爲先
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補曰注首二句本杜預班序以下則
下年夏伐鄭下注也杜無夷狄在下句宜刪四字○撰異曰
邾公羊
作兒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補曰杜預曰
宋主兵也

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幽宋地補曰杜預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
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
○撰異曰板本公羊會上衍公字唐石經亦無公董仲舒繁
露曰幽之會莊公不往下十九年何注曰先是鄄幽之會公
比不至徐彥疏曰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不至矣陸淳纂
例所據公羊已誤左氏無曹伯段玉裁曰
此等陸氏音義所不著者案纂例載之同者有同也同尊
周也補曰疏曰同尊周者諸侯推桓爲伯使翼戴天子卽是
尊周之事文烝案疏未得旨周自東遷以來此時最爲

微弱考諸史記前十二年莊王崩明年僖王崩而春秋皆不志明雖以魯之近周而赴告不及故傳謂之失天下言其微弱之甚也左傳此一經後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詩無衣序云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吏史記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幷晉地而有之夫以曲沃之三世爲逆卒滅宗國王法之所必誅而敢於以賂請命遂如其欲則周之陵夷不振爲何如哉齊桓勃興始與諸侯共會盟以尊周春秋深與之因加言同以顯其事下文邾進書子實由齊桓爲之請命其與曲沃之請命順逆相反亦尊周之一端矣迨乎僖崩惠立子頹爲亂虢鄭胥命緩定王家左傳備記其事周人不告春秋不書也桓力未及君子不責也惠之十年再盟于幽復申前約於是又以同盟書自後則存亡國怙荆夷而會王世子焉會王人焉且會宰周公以明王禁焉諸侯翕然歸齊皆獎王室不疑其無此意不須特異其文矣語云名生於不足是之謂乎

不言公 補曰據柯外內寮一疑之也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其推桓而魯與齊讐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官爲寮謂諸侯也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遂伯齊侯補曰疏曰舊解謂會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之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之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推尋范注必不得爾范意外內寮者諸侯之國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一者同一也文烝案范注非也舊解是也遠近之國皆爲外不得言內傳言外內寮者外謂宋陳蔡邾內謂魯其於齊皆寮也春秋之文外則北杏稱人一疑之內則此不言公一疑之傳以內之一疑解經不言公因蒙北杏幷言之明外內之文相準也柯爲離會齊無爲伯之事鄄是大夫會故皆無所謂疑與此異也外內寮一疑之文意與成十二年上下一見之正同至於當時外內諸侯之疑齊與否內與齊之有舊讐皆無須論范於北杏傳此傳皆誤解

邾子克卒 補曰郎儀父

其曰子進之也 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經因其進而進之杜預曰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賈服說以爲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案邾卒無不名者邾近魯情最親故雖小國皆以名錄觀於邾而寤男薛伯杞子秦伯之不名者明史以其疏遠而略之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以其附庸新進略之不葬者或魯不會或亦是史略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撰異曰詹公羊作瞻下同

人者衆辭也 補曰實是齊侯以衆辭稱人明此非貶

以人執與之辭也 與令得執補曰衆辭者與之之辭與其執有罪也昭八年

傳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與此同意鄭詹鄭之卑者補曰皆發明諸以眾辭稱人之例文互相備疏曰重發傳者嫌有罪去氏也知非有罪去氏者外大夫身有罪例不去氏祭仲之類是也宛所以去氏者爲眩鄭伯也

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不志者經例因史例也以其逃來志之也補曰主爲逃來志逃來則何志焉補曰但當志逃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末謂逃來本謂執執方可言自齊逃來鄭詹鄭之佞人也補曰說文高材也國語注曰僞善爲佞爾雅壬佞也公羊謂詹爲甚佞猶書言孔壬矣但謂微者言執書甚佞也直以佞故志執與傳意小異

夏齊人殲于遂補曰劉貺論汲冢竹書紀年曰齊人殲于遂鄭之文烝案劉謂此經是新意知後人案春秋經傳而爲棄師之文出瑣語晉春秋其父所著史通明言之既并以爲紀年亦其疏也○撰異曰殲公羊作瀸

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補曰言遂人盡齊人者以遂主其事有遂之辭也言齊人盡于遂者以齊主其事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補曰雖不以遂主其事而遂文自在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戍故若遂之存存遂柰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補曰戍守遂之因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補曰因民遂大夫杜預曰遂之彊宗此謂狎敵也補曰傳因齊事論其理劉敞孫覺議之非也許翰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其民不歸也孟子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也秦足爲強也胡安國曰包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而不義之戒

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補曰此爲凡書逃者發例其言來則從接公之例葢齊惡詹佞而執之公說而受之歟公既受之故卑者得志矣公羊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夫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遠佞人公羊義可通也來奔先言來此後言來者葉夢得曰奔以適我爲志逃以舍彼爲志也歸人言自者有奉之辭承執極逃則不嫌有奉

冬多麋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補曰易傳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此以爲溺愛淫女也劉向以穀梁補注六

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葢牝獸之淫者也是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左氏劉歆說以爲毛蟲之孽爲災牡頊曰麋多則害五穀故以災書案春秋諸記異如蜮蜚雨雹之類左傳皆謂之筑也疏曰魯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螟螽是微細之物不可以數言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補曰與正朔晦日既朔皆異文足明其爲夜食其實夜食亦朔也周以夜半爲朔夜半後爲雞鳴爲平旦爲日出下言朝日朝朔明是日出後見而知之史因書於策也日出以前通爲夜故曰夜食何以知其夜食也補曰謂史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曰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補曰疏曰魯事而輒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注引王制者乃禮記玉藻文文丞案東門之外者東郊也冕服其正月則異大戴禮四代孔子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孔廣森以爲盛服者衮冕國語所謂大采朝日東堂者明堂東門之堂迎日東郊反而禮日東堂也依書傳略說在夏正之朔卽此三月矣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補曰朝朔者北面朝受天子所班朔政謂以每月朔受之於禰廟經書視朔是也朝日明日尊也朝朔明天子長也疏曰朝日朝朔禮異皆早旦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箋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文丞案徐張非但與范異乃於傳外自爲說范引鄭言屬前月晦是謂在夜半以前則日出安得尚有虧傷之處吳萊又以後世事況之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閽閽猶故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安得不曰夜食乎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亦是夜食吳氏於事類頗近亦非傳意也唯漢書五行志說此曰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斯則事核而義得矣日食而出而解較所謂虧傷未復語意尤明

夏公追戎于濟西補曰何休曰以兵逐之曰追追例時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據追齊師言侵西鄙狄侵我言侵西鄙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遁於我也遁猶近也不使

戎得逼近於我故若入竟望風退走補曰言追伐可知矣所追爲戎追者爲公故略文以示義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言戎遠來至濟西必大有徒衆以公自追之知其審然補曰注非也濟西猶言河陽不限於地名故爲大濟西大公猶河陽大天子也大公者華戎之辭大天子者君臣之辭傳言何大焉爲公追爲文必言濟西以大之公自追戎而但錄其地名如追齊師至嘗云者以爲不可也不言伐某鄙不言地名不言至言于皆以戎故也不致者竟內兵也

秋有蠆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蠆補曰不識漢書五行志引作不試顏師古曰試用也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有處其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亾之象也時莊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惑篡弒之禍莊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撰異曰蠆本亦作蜮陸淳纂例曰三傳皆然一有一亾曰有一亾者謂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文丞案一猶一也王制祿一軰一祫爾雅泉一見一否夏小正傳一則在或也傳言一有一亾者四亾皆不作無本一則在末義皆爲或也

疑經字無冰之等非其舊矣徐彥曰蠆射人者也蠆短狐也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蠆舍沙射人補曰疏曰洪範五行傳云蠆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蠆短狐一名射景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或謂舍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左傳及詩正義與此疏同毛傳說文皆曰短狐也說文又曰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音義曰本草謂之射工左傳音義同詩音義曰俗呼之水弩陸璣前一說徐彥引草木志同後一說范所用服虔說左傳亦同以爲偏身瀆瀆或或故爲災也五行志狐作弧左傳音義曰弧又作狐

冬十月

眉注坿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一十六終

太倉畢長慶
吳縣汪家鰲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七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七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七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出媵他國女爲夫人者史皆詳書之君子以爲淺事削而不志　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補曰公羊十三年何休注曰臣約其君曰要又云要脅欲明魯辟要盟故存媵文但視舊史爲略耳魯所以要盟者洪咨夔葉酉謂以背盟納逋懼討也　何以見其辟要盟也補曰問經文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

重無說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補曰考工記曰有說鄭君曰說猶意也墨子經曰說所以明也以遂爲文無說則辟要盟之本情足見矣**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舊史盟必有日書日未必有遂文但爲遂事假錄媵事耳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補曰何休曰此陳侯夫人也文烝案桓八年傳曰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彼稱后此稱婦其意相類舊史書媵事當有詳文孔穎達曰鄄是衛之東地葢陳取衛女爲婦孔廣森曰鄄者盟地非致媵地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鄄也猶曰鄄子會盟于邾謂會曹南之盟而行及于邾也**其不日**桓盟本不日結要盟與凡盟異還宜具日數**渝惡之也**補曰疏曰數疾也謂秋其盟冬而見伐變盟之疾或以數渝爲今冬伐我西鄙明年齊又伐我故云數文烝案明年伐我乃戎之誤數字當如前解此必疏所述舊說葢猶據未誤之本也暨之盟曰不日其盟渝也又曰惡內也此盟亦其例桓十七年黃之盟則爲變例矣暨盟不日又不月此亦不月者葢以辟要盟異之

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國恐別故發傳以同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何也**補曰何休曰鄙者邊垂之辭**其**言鄙者與外直言侵伐文相入文相當孫覺曰春秋外師之至魯雖入其郛亦皆曰鄙侵伐他國但曰某而已不曰某鄙魯必曰鄙者葢我國之君治國之道素脩禦敵之道素備彼之來寇者乃適吾閒隙犯吾邊鄙耳故春秋之法內言戰不言敗言侵言伐不言其至於國都所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穀梁言不以難遞我國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傳之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補曰何休曰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婦人旣嫁不踰竟非正也**如莒失禮之甚故詳之

夏齊大災外災例時補曰疏曰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國曰災邑曰火

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補曰災及人故大大故志重人也宋災伯姬卒與此相似雨螽及沙鹿梁山崩皆以害大變重志於魯策亦此之類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補曰我當爲戎穀梁與左氏公羊本同字蓋轉寫誤也哀以前皆書四鄙不應此獨直文傳於上年發書鄙義不應於此無傳知必是誤字矣張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撰異曰我左氏公羊作戎宜從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補曰書日與齊小白同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補曰桓公夫人莊公母也鄭嗣曰弗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僖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此言弗目蓋互辭爾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弗目羞也蓋此類也江熙曰文姜有弒公之逆而弗目其罪補曰鄭是江非也鄭不引隱二年傳亦失之疏曰隱二年著不地之例此復發傳者嫌有罪去地故發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補曰何休曰春秋篡明者書葬文承案則葬之乃失德之大者既有明文魯會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眾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傳稱肆眚圍鄭范改之此注異曰肆公羊或作佚眚公羊作省案石鼓眚車義作省車佚佚與逸同謂逸囚也古多以失爲佚文丞案惠說是也公羊曰肆者何肆近杜預襄九年左傳注某氏堯典傳皆曰肆緩也逸周書謚法曰肆放也緩放亦佚之意以災訓眚者堯典康誥言眚災是也某氏傳曰眚過也凡罪有過災紀也失故是就二字析言之杜預亦曰眚過也有罪當治理之有故故者堯典謂之怙終康誥所云非眚惟終災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也紀墨子曰絲縷有紀說文曰紀絲別也引伸之爲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補曰爲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眾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

補曰天子之葬者謂天子之法所當葬也文姜淫而害夫於法無赦魯秉周禮猶知畏法嫌若法所當葬爲是故大赦於國滌除眾罪咸與惟新一若文姜之淫弒亦可不論者所以掩其生前之惡而成其沒後之禮也賈逵說左氏曰文姜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賈之此注即穀梁家語也傳但言其有故言其所爲即其事而與失德不葬之旨亦足相發也嘗論之肆眚者即堯典所云眚災肆赦也肆小眚又肆大眚者即康誥所云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也先王之世本有其事而觀左氏襄九年傳晉悼公肆眚圍鄭是爲圍鄭特行赦與魯之爲葬文姜特行大赦相類知當時赦令皆有所爲矣或凡赦無所爲乃記有所爲者史所不記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補曰何休曰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小君非君也 不治其民天子至士夫婦皆合葬祭於廟設祠凡祝曰以某妃配明夫婦精氣合也孫覺曰姜氏之惡春秋載之備矣而薨葬皆詳書之無貶辭焉春秋魯史其載魯事有臣子之法所以訓忠孝也姜氏雖大惡然魯之臣子不可不以母禮待之蘇轍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爲父隱道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文丞案孫蘇皆正論陸淳聞於師者亦略同要因魯既不能絕文姜則宜有臣子之禮亦卒仲遂致意如之意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禦寇罪例作御左氏作御亦作禦作世子史記亦云大子文丞案左氏史記非也殺世子當目君不得言其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 補曰據既非大夫公子見經其曰公子何也 何得稱公子之禮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補曰言以公子氏者非他氏族比他氏族不命爲卿則直名不氏矣臧孫紇亦氏內外異耳張大亨曰殺公子雖未命必志之惡賊親也先王之制公族有罪不以犯有司

夏五月 以五月首時甯所未詳補曰孫復以爲月下有脫事是也遂仍之亦夏五傳疑之例桓莊相接莊亦遠也若在近世多見而識其事或可考矣不改從始月例明春秋無不知而作者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補曰毋喪十三月而盟不去日也 不言公高傒

伉也書曰則公盟也高侯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補曰一君一臣特相盟會是臣無禮故曰伉處父嬰齊並同此義注云書曰則公盟本文二年傳文傳於彼乃發之者彼又須辨公不言如晉意故就彼亦發之說見彼疏不致者既會大夫又沒公

冬公如齊納幣大夫之事也補曰說禮有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為贄者取順陰陽往來補曰諸書納者異禮注本鄭君說也

采采擇女之德性也其禮用鴈

昏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為贄者取順陰陽往來補曰諸書納者異禮注本鄭君說也

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其禮如納采補曰昏禮有記曰敢請女為誰氏鄭君曰謙不必主人之女

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婚補曰何休曰納幣即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孔廣森曰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文烝案注言納幣以成婚者賈公彥曰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又案納徵前有納吉禮得吉卜而往告也疏曰傳略納吉不言或以為諸侯與士禮異

有告期告迎期補曰昏禮曰請期用鴈主人辭賓也或云傳之告即禮之請期如納徵禮謂先請於女家後告之者非也

曰求者請也求請告三字同義竊以彼皆散文告期則禮與請對文告非請也

四者備而後娶補曰因納幣備言謂親迎禮也

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羊傳其禮唯娶親之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補曰傳言譏之者明經所以仍史文書其事禮父卒則為母齊衰三年孔廣森以為親納幣失之小三年之內圖婚失之大小者猶譏大者可知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補曰疏曰二十七年傳云桓會不致此與下文觀社皆書公至者公羊傳云危之也徐邈亦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范下注云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則亦以二者為憂危致之也若然定八年傳稱致月危致下傳云致月有懼此致不月者以二者皆非禮而行不假書月危懼可知傳以危而不月嫌與例乖故發傳詳之或以為二者皆非禮之行與好會異故致之非是見危理亦通也文烝案此處二往皆見非禮致之已足見危非如致會致伐之等須加月以危之又非如奔喪會葬之等往致皆須月也疏說未明又案凡春如春至若是正月則亦必月春不月者皆非正月也

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叔名補曰疏曰徐邈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七 六

云祭叔爲祭公使則徐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也范以叔爲名似同徐說但舊解不然文烝案杜預引穀梁正同徐語此必穀梁家古義不言使謂不言祭公使內臣亦指祭公范意以使爲王使以內臣即指祭叔蓋失之而疏以爲范似同徐說又失之矣叔當是字猶任叔榮叔周禮大宰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謂公卿及王子弟食采邑者得立兩卿祭叔爲祭之大夫蓋所謂兩卿者謂不正祭公外交故不與使也何休孔穎達曰或是祭公之弟也

夏公如齊觀社補曰何休曰觀社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休曰土謂社也天子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庶人祭其所主也文烝案祭社曰社猶祭於郊曰郊常年公羊傳曰社者封也亦事曰視視朔是也非常曰觀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觀魚觀社異故發之文烝案此不言傳曰者省文

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朝會之事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補曰經著無事之辭者以是爲尸女故也意主於女謂之尸女莊子曰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處女爲時所求謂之時女古人語如此六經奧論說以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家鉉翁曰尸女云者盛其車服炫惑婦人要其從己也文烝案左氏說以爲齊因祭社蒐軍實公之法而觀民於社臣不聞諸侯相會實而曰觀相證也

公至自齊公如無事不出竟補曰說正禮也

月故也補曰故謂變故定八年傳曰致月危致也於往言如例補曰凡往專謂如某往時正也正謂無危懼致也皆放此

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補曰定八年傳曰致月危致也於往言如皆經例舊史凡往與致無不月者案此及上致皆時傳發經通例也傳以桓兩致皆變文莊致伐衛又非常例故於此兩致發之此例之外惟正月如某及正月

至者雖無危懼亦必書月據文自明故傳無說也王引之曰上言公如下不須更言如下如字蓋衍文

荊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 補曰累積也**其曰人何也** 補曰據當言荊來聘如白狄來舉

道不待再 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補曰以聘書也羊曰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能聘即傳所謂舉道書故人之不如白狄不言朝也公

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公爲淫如齊嫌異於常故重發之

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 補曰杜預曰附庸國疏曰書名者附庸常例傳於儀父言字言字則叔名也重發傳者嫌名字異美稱此傳直云微國不言字故也文丞案叔菽字也故黎來不記黎來傳何歟 **其不言來於外也** 言於穀朝公也補曰杜預曰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孔穎達曰穀是齊地故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趙汸以爲蕭君至穀朝伯主因得朝公朝於廟正也 補曰以其非正故加言公明公大廟 於外非正也 補曰以一人專受之不能尊先君共其

榮杜預曰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秋丹桓宮楹 楹柱補曰服虔曰丹形楹謂之柱釋名曰楹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案禮言東楹西楹劉熙曰亭亭然孤立旁無

就一楹 禮天子諸侯黝堊黝黑色補曰范解黝字連言堊耳非以堊亦爲黑也疏引徐邈曰言之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文丞案詩禮多以黝爲幽爾雅曰黑謂之黝說文以爲微青黑色孫炎從之堊者說文曰白土又有黃堊又有白堊黑漆則直言堊者皆白也太平御覽引此傳作天子丹諸侯黝堊王引之曰御覽丹字涉上下文丹楹而誤衍廣雅云天子諸侯廟黝堊正用傳文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白帖引傳皆同今本大夫倉補曰孔穎達月令遠望士黈反文丞案其堊皆同省文從可知 **丹楹非禮也** 補曰則倉黈皆禮之所有丹則禮之所無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補曰盧文弨曰惟壽卒日盧負芻以踰竟故不日射姑等七君皆當是不正不應入世之中獨壽得以正亢射姑前稱世子又非不正

以意度之或者射姑雖爲世子本不正班襄諸君皆不正葢所謂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乎傳記無文不敢定也班襄廬滕須葬皆時射姑壽負芻露葬皆在上事月下午葬月何休以爲爲下出也○撰異曰射本或作亦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是爲尸女也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霸主降心親齊覲社傳曰覲無事之辭以與之盟實有囻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補曰注說未然此當從常例書日也不致者離會例公羊以書日爲危之危之則當致公羊非也扈鄭地孫復以此爲齊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補曰杜預曰刻鏤也服虔曰桷謂之榱榱桷也又曰椽也案說文曰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何休曰月者功重於丹楹范例本之或此爲下葬故月 禮天子之桷斲之龍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補曰斲斫也削也謂以斧斤斫削木龍礲之也密密也石謂砥也先祖礲之加以密砥 諸侯之桷斲之龍之補曰無密 大夫斲之補曰但斲其首不達稜達稜見石補曰本書大傳此以上國語晉張老對

趙文子同書大傳又云庶人到加 刻桷非正也補曰非正者非正禮刻亦非禮之所有也言非正不言非非禮故避其文也夫楹桷之爲物小而禮可識也禮所以教儉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古者自天子至士事事物物皆有等差以爲雖貴如天子諸侯必有其節而不得過焉此荀子所謂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魯策書以周禮書事故重之矣 夫人所以崇宗廟也補曰崇崇奉祭統載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微邑事宗廟社稷又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補曰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補曰漢書五行志劉歆說莊飾宗廟刻桷丹楹故丹桓刻桷以夸夫人與劉向列女傳略同韋昭曰哀姜將至當見於廟而三失也言春秋所以見義 刻桓宮桷丹桓宮楹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宗廟以榮讐國之女惡莊不子補曰新宮斥謚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則如疏之然疏之則不恭明有所惡矣張自超以爲文姜新入廟亦齊女也葢尊文姜以尊齊張履祥亦云丹刻爲文姜

也案此義亦得兼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公出親迎史法自當書之君子以爲恆事略而不志但直言公如某不目其事而別言夫人某氏至自某則其事自明外諸侯來親迎則書時適無其事耳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補曰失禮非復恆事

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車補曰舍止息也詩曰有女同行是先至非正也補曰以其非正故書至以危之若與夫人偕至當但書夫人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夫人與他例異故也文烝案舊史夫人之至皆書至而具日君子獨改此至文言入又獨存其日明與庚寅入郎壬午入廊等同例也王元烝曰削其告至之辭案左傳曰哀姜至舊史亦必書至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補曰國之小君而可以弗受辭加之者臨之以先君其以宗廟弗受何也

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薦進舍置補曰言子弟者或是齊襄之女或是其妹作傳時已不審也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入何難也曰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腋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文烝案公羊解書入書日之義頗近事情未協經旨自以穀梁爲允妻不可以樞機寢席之事要其夫其義僻而暗子孫不可以讐國女見於祖禰其義正而明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補曰此用國語注也賈逵杜預注作同姓左傳桓六年子同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襄二年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杜或言同宗或言同姓案左傳同姓近者爲同宗又近爲同族杜於二者散文通言矣同姓之卿稱宗卿故其妻稱宗婦祭統說君與夫人祭大廟有卿大夫士有宗婦亦謂同宗之婦皆自國言之之辭也若內宗婦自家言之之辭也特牲饋食禮主婦之外又有謂大夫士大宗之婦也國君不統宗故禮有大宗小宗大宗者君之別子爲祖適長繼別爲宗世世收族雖無子族人必以支子後之者也小宗者別子之諸子其適長繼禰者爲小宗五世服盡而遞遷者也大宗一小宗四葉夢得分別禮之

言宗婦有三覿見也補曰訓見者渾言之公羊爾雅同對文丞取焉　覿見也　析言卑於尊言覿敵者言見不見公未見諸侯是也疏曰舊解言私禮大夫不見夫人覿大夫不宜爲覿正爲見今以爲不然　補曰宗婦宜行婦道非禮故志之何休杜預皆云禮夫人至大夫執贄以見孔穎達以爲禮無此文是亦不安於其說也　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　補曰及者夫婦之辭大夫行婦道則不得以尊及卑矣故不言及不言夫人姜氏也　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補曰此皆本鄭君士相見禮注腒之本義爲鳥腊當依說文說此腒爲乾雉婦人之贄棗栗段脩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段脩取斷斷自守也脩整補曰脩腊也段借曰鍛脩腊小物解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曲禮曰婦人之摯以棗栗見姑以腶脩曲禮曰女摯棗栗腶脩以示修此職不敢廢也今皆用幣則是相交以財賄以利也外內交賂以財利而闔門之禮亂矣　用者不宜用者也　補曰言用知不宜用公羊同　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　國體謂爲君股肱補曰墨子經曰之端也董仲舒曰陰者陽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妻者夫之合子之從而取義焉大夫而覿夫人其事可惡贄不足復論時史以大夫覿夫人又男女用幣並是非禮故特志之又曰大水補曰何休曰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文丞案何說與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義同此事在時例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補曰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以國氏而言羈者以出奔目之也出奔得志者案傳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證以盟會之序則曹之爲國亞於許而尊於莒故莒書奔者必如牟夷之以地來奔乃得書曹則羈直奔陳公孫會直奔宋皆書也公羊曰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案傳於下殺大夫言崇曹羈之賢不言此奔以賢書且

羈之爲賢必是素以賢稱若專以出奔一事爲賢亦非其理凡公羊所指爲賢而論其事者其文往往如此似未可用也孔廣森引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孔又疑卽左傳之僖負羈案僖負羈去此遠孫覺以爲決非一人是也○攟異曰陸淳纂例曰羈公羊作羇案今公羊不作羈

赤歸于曹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葢不能治其國舍而外歸他國故但書名以罪而懲之王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歸于曹君爲社稷之主不能治其國舍而歸曹應謂之奔何以詭例言歸乎徐恐不知赤者是誰將若魯之微者故也以郭公著上者則是諸侯失國之例是無以見微之義補曰疏曰薄氏駁云赤若乾又云不言郭公疑是魯之微者若是微者則例所不書何得以微者爲譬二事俱滯而范從之者凡諸侯出奔其國者或爲人所滅或受制强臣迫逐苟免然後書出今郭公在國不被迫逐往曹事等於歸故以易辭言之不得云出奔也凡內大夫未得命者例但書名若使赤直名而無所繫則文同俠等故又云郭公也徐乾之說理通故范引而從之文烝案此與紀侯大去並奔之詭例孔廣森以爲據其國言之則曰大去據所之國言之則曰歸也稱公者失國外歸棄其本爵爲賓稱公也同也徐謂以郭公著上則是失國之例無以見義此說非是孔廣森曰郭公不當倒在下疑傳春秋者赤上字舊漫缺經師相承以爲郭公謙愼不敢補入正文故著之於下耳孔說甚有理傳曰赤葢郭公也公羊亦曰曹無赤者葢郭公也葢者疑辭謙辭當實如孔所言矣段玉裁曰注不直言赤不字疑衍微之義當作懲之義○白杜預始疑有闕誤而杜謬劉敞以來疑當爲郭亾牽合管子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說文以爲說鄭玉等皆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其不名何也據成三年曹來聘稱名補曰不得獨據彼當云據例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補曰猶晉侯使荀單伯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犯逆失德故不書葬補曰書日葬以其犯王命不可葬故還去之亦與齊小白同本又當從鄭厲公例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補曰重發傳者此常食故發以同之

鼓用牲于社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言日鼓禮也用牲非禮有救變之文嫌異

也補曰用者不宜用者也書召誥曰用牲于郊彼自記事常文與春秋異陸淳所謂春秋之文至簡故字皆有義其例不可偏求之於五經也左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補曰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周禮鼓人救日月亦如之疏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疏曰五麾者麾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麾信與范數也孔廣森曰周禮司兵五兵外別有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孔廣森曰周禮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以救長當從鄭君注戈殳戟酋矛弓矢爲是又疏曰五鼓者麾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鼖鼓晉鼓之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於社則又似救日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檢麾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下云大夫擊門士擊柝則此陳五鼓亦擊之也但擊之時陳列於社之塋域因五兵諸侯置三五麾是陳故亦以陳言之非謂直陳而不擊也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補曰三兵三鼓各本誤作三兵今依北堂書鈔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互易正大夫擊門士擊柝柝兩木相擊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充實也補曰孔穎達曰日食麻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齊夫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哀之祝酺史辭以禮之立貶食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救之以脩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

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補曰疏曰紀伯姬釋不稱使之微故別發傳案又當引紀叔姬叔姬爲婦又有異而微字之解則同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災曰大水補曰此解不言逆之微故別發之者此有用牲之失嫌異常水故更發之既戒鼓而駭眾補曰門國門也補曰此本社預門國門也補曰此本社預門高下有水門國門也孔穎達曰國門謂城門警鼓

傳達衆則騷動用牲可以已矣補曰孔穎達引詩雲漢禮祭則有牲祭法謂爲水旱禱祭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補曰疏曰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禦侮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皆所以發陽案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陽滅陰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又案公羊曰于門非禮也孔廣森曰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禳焉然非禮典

冬公子友如陳補曰杜預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文烝案友謚曰成季不稱公弟與齊年奔見殺則以親錄亦兼貴也凡外書弟者來我則以貴錄出親貴錄內書弟者則以賢錄然必於其卒而稱之此皆傳之明文惟不言帥師耳然亦推而可知也如者內稱使之文此報女叔之聘也諸魯出朝聘皆直書如不稱朝聘者何休以爲尊內夫言如不言朝聘安見其尊且何以有變文言朝者何以外相朝亦言如乎杜預以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夫朝聘之事既至彼國則禮無不成不至而不成則有他文矣且納幣在盟之屬豈能果彼國必成其禮何以明書也孫覺曰聘問之禮諸侯常事略而不書若記其所往之事者皆非常也吳澂程端學皆曰言如者內辭也說並得之公朝大夫聘爲恆事恆事不志史文之常別內於外非有他義外相朝言如以別於其來朝者正由此例推之也至如拜田拜命拜盟拜葬拜師拜辱聽政聽言謝罪獻俘之屬皆直書如朝聘中包之也公出奔喪會葬於大國則亦不曰其事雖同之於恆事而其事則觀上下文而可知亦所以別於小國之來我者也此等蓋亦皆史史皆重而志之外內同辭同例不在恆事不志之列至君子則以納幣之得正禮者爲恆事成十一年言如齊不言納幣是也以親迎爲恆事上年傳所云是也外來納幣亦有志有不志來親迎則以志爲正不志爲變皆案經傳而可知也內大夫出會葬者上言如下言葬某某諸侯之大夫來會葬我者則皆全沒其文以別於王臣之來者此又錄內略外之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撰異曰公羊無春字唐石經及板本脫也陸淳所見已然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補曰孟子逐齊桓公葵丘之命曰無專殺大夫諸侯稱國以殺皆以諸侯專殺爲罪而大夫則多無罪

者例在僖七年傳又徐幹中論以爲譏其不能以智自免此義亦時有之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徐邈曰于時微國衰陵不能及禮其大夫降班失位下同於士故略稱人而傳謂之無命大夫也莒慶莒挐邾庶其邾快皆特以事書非實能貴故略名而已楚雖荆蠻漸自通於諸夏故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文九年又褒而書名國轉彊大書之益詳然當僖公文公之世楚猶未能自同于列國故得臣及萩並略名惟屈完來會諸侯以殊禮成之楚莊王之興爲江漢盟主與諸夏之君權行抗禮其勢彊于當年而事交於內外故春秋書之遂從中國之例夫政俗隆替存乎其人三后之姓日失其序而諸國乘閒興之代興因詳略之文則可以見時事之實矣秦穆伯也土據西周班列中夏故得稱師有大夫其大夫當名氏而文十二年秦術略名葴于時晉主魯盟而秦方敵晉則魯之于秦情好疏矣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春秋所以略文乎又矣札不書氏以成尊于上也宋之盟叔孫豹不書氏以著其能恭此皆因事而爲義補曰命大夫者命卿也凡諸小國其君亦皆有命卿而云無者當時小國命卿出僅附列國卑者之末不以爲卿也必以爲下同於士亦未然也又注荆人來聘下當改云僖元年進書楚人二十一年又進書大夫名文九年又進書楚于得臣之上當增宜申史文詳略因乎時事勝於公羊家三世異辭之說秦稱師有大夫亦較公羊秦無大夫之言爲長疏引薄氏駁曰術之名爲晉貶秦然楚亦敵晉何以不略而貶之范荅之曰秦以交疏之故而略其臣楚與諸夏會同所以不略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補曰據莒殺賢也爲曹羈崇也補曰疏曰薄氏駁曹羈出奔經無歸處曹自殺大夫何以知是羈也又此注雖多未是通崇之義徒引證據何益於此哉范荅之曰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愍之書殺其大夫卽是崇賢抑不肖之義也案大夫出奔或書出不書入秦后子是也或書入不書出蔡季是也史有闕漏非是一般何得以無歸之文則怪其非羈也是范氏論崇曹羈之事也曹羈三諫不從是公羊之說也文烝案范意曹所殺者卽是羈以莒殺意恢傳觀之似得其實或曰成十五年傳曰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彼謂崇曹羈之賢故曹得言大夫羈任爲大配失德之君也此謂崇伯姬之賢故其公得書葬不欲使伯姬夫不欲使居無大夫之國也似所殺別是一人不當如范說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補曰杜預曰宋序齊上主兵文烝案不致者會人共伐外無君也羅泌以爲徐卽戎也前稱戎後稱徐猶荆之進而稱楚也此說亦可存但如戎伐凡伯非徐明矣○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無公字今左氏有公字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補曰此
休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女會來例皆時文
孫案會不致者蓋舊史無之會婦人亦不告廟也何氏又曰
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案無服則不卒者亦本舊史
例也杞伯姬之無服是當爲服而不服耳徐彥以爲此之杞
伯姬是嫁於大夫者與上下文各爲一人非
也何氏亦無此意○撰異曰洮本或作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
周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
內同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
其事也文然案疏言諸侯有疑當改云前
未授之諸侯再言尊周說見前疏未悟於是而後授之諸
侯也補曰十三年外疑之十六年內疑之猶未以諸侯
授之至此而後授之也授之者謂外序爵內稱公其授
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補曰至此桓已得衆故雖未受王
命而遂以諸侯授之據左傳是年
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杜預曰賜命爲侯伯知此盟時尚
未受命王元然曰桓公創伯之始其事亦有可觀仗義尊周

制強服異自其始會北杏再會于鄄陳鄭之叛服無常魯宋
之疑信未定磨以歲月人知有齊王室既卑而稍尊諸侯羣
起而略定威令已振事權有歸再盟于幽陳鄭服從願與之盟非出勉強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
不日信之也例公羊略同信其信仁其仁補曰言春秋之意既信桓之信
又仁桓之仁論語曰四句發通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
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
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
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
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補曰申上信也疏曰論語稱九合諸
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鄭釋廢疾云自柯之
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
文然案鄭去貫陽穀又去北杏又不可加以柯則止八會故
疏述諸說紛紛疑之皇侃陸德明說論語更滋舛誤孫復則
謂去北杏與單伯會鄄爲九合其實皆非也論語九合卽穀
梁十一會穀梁每會計之論語則據所會之地合二鄄爲一
會計之論語則據所會之地合二鄄爲一
二幽爲一也俞樾以爲九合者大概之辭以極數言之古人
凡言數少半言三太半言七舉中言五舉極數則言九如曰
叛者九國反者九起皆見其至多耳案俞說亦通歃血玉篇
及士相見禮音義引作呫血呫嘗也呫卽餂字廣雅餂嘗同

訓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於末年乃言之不道侵蔡伐楚者方書其盛不道兵車也此則以兵車會而不用征伐補曰申上仁也傳言未嘗有大戰於四會外廣言之侵蔡伐楚之屬俱非大戰傳意論會則四以兵車論侵伐則從無大戰也國語管子皆言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與傳及論語相違知其皆不足信也自桓會不致以下因其始得衆授之諸侯遂具言桓之美因及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補曰此本杜預杜又曰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何休曰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稱字者葬從主人二說當兼之孔穎達引玉藻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又引穀梁桓二年傳文烝案不言葬陳原仲者蒙如陳爲一事左傳曰原仲季友之舊也外大夫例不書卒補曰有葬無卒不葬而書是不當書葬者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補曰辟內難者公羊文謂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內難也左傳但言共仲通哀姜而殺梁家舊說云夫人逕於二叔則同公羊矣季友避內難乃以葬原仲事請於君而行其事非奔共情是奔故以出奔言之也不諱其情則不須書其事當直言公子友如陳同於常文今加言葬原仲書所不當書以其所書在此則知其所諱在彼也公羊曰通季子之私行又曰請至于陳凡大夫出竟雖私行皆請於君故得以如爲文以左傳考之僖五年公孫茲如牟左傳曰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傳曰聘於陳且娶焉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莅盟傳曰且爲襄仲逆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傳曰逆也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傳曰宋元夫人生子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彼五者皆有私事亦容有請而行者經皆直言如明此公子友亦不當直言如矣杜預於茲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以爲聘孔穎達以爲牟是微國魯不應使卿聘牟當是公孫茲請於公因娶而聘孔說甚有理疑公子友亦是因葬而聘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補曰左傳文也公羊曰其言來何直來曰來何休曰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梁子稱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非禮也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寧沒則否左氏襄十二年傳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寧左傳以爲禮則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何氏謂夫人惟有大故得反大故謂奔父母喪也又謂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說見喪服傳此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乎鄰國則不可宣五年譏子叔姬是也

莒慶來逆叔姬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禮檀弓記曰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

爲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安得而勿哭則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也補曰注解慶叔姬木杜預莒無大夫以國氏而言慶者以來逆目之也僖二十五年又書莒慶傳特言之公羊以爲書此者譏大夫越竟逆女也案禮重親迎而大夫不得私出疆大夫妻有歸宗之義而婦人既嫁不踰竟是知大夫不得娶於他國鄭君喪服注謂古者大夫不外娶而何休之意以爲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起公也劉敞以爲莒慶非有君命其實亦請於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君不敢臣補君而行同姓大夫來者接內也接內謂與若爲禮也補曰接內者接公也隱二年傳言來交接於我亦同意此兼見凡書來之例益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夫婦之稱亦通於來葬當言逆女補曰或疑不接公爲禮而言逆女則與履綸爲君逆文不別不知不接公則不得言來史例所不志宋蕩伯姬之嫁不見經是其證也又案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嬰齊皆因出聘而自爲逆此年莒慶來逆宣五年齊高固來逆亦或是因聘而逆但我往則以聘爲重外來則以接公逆女爲重故內外異文孔穎達曰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書聘其說最爲有見惟言逆女重不言接公重則猶非也若莒慶齊高固逆不接公亦當以卿來行聘爲重矣○呂本中曰此一歲中會洮葬原仲伯姬來莒慶來逆皆爲非禮然則治平之世聖王在上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爾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爲作也文孫案呂說葬原仲不合傳義而其言能見大意

杞伯來朝杞稱伯莒時王所絀補曰此本杜預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七終

五河鄒文元
吳縣汪家鰲校